



# 赖和短篇小说选

时事出版社



# 赖和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辑部选编



时事出版社

1984年



## 编者的话

1895年甲午战后，日本占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尽管日本占领军到处疯狂地野蛮屠杀，殖民当局建立起各式各样的株式会社和专卖制度，进行掠夺性的开发；文化上强制推行“臣民化”的同化政策，妄图把台湾和祖国的联系割断；但是，英勇的台湾人民没有一天停止过反抗，有公开的、秘密的，有的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有的采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形式，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五四运动以及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台湾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二十年代开始，台湾出现了现实主义的新文学运动，真实地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和严密封锁，阻碍了大陆同胞对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运动和作家的情况的了解，现借纪念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机会，我们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选集，收入《台湾丛书》。在这套丛书里，我们还将陆续编辑出版一些介绍台湾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书籍。

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笔名较多，有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1894年4月25日生于台湾彰化市。1914年在台湾医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毕业。曾任“台湾文化协会”专务理事、“台湾民众党”干事。平日以行医为职业，建立

一所服务乡里规模不大的赖和医院，对于贫苦病患者免费治疗。

赖和先生因从事抗日活动，曾被捕两次，第一次是在1924年，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1926年台中爆发了一次有组织的蔗农反抗日本资本家压价收购农产品的抗议活动，受到日寇军警镇压；赖和先生立即写出《觉悟的牺牲》一首长诗，向参加斗争的同志致敬。

第二次被捕是在1941年，他在狱中身体受到很大摧残，心脏病时有发作，经济也很拮据。1943年1月底，他获释后不久，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年仅49岁。他的坟墓在彰化八卦山上，乡里故老对他一直怀念不已。

他一生中两次来过大陆。一次是刚从大学毕业后，渡海到厦门一家医院中工作；另一次是在“七·七事变”后，1938年到东北和北京游历，看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祖国父老同胞。

他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26年元旦，发表了反映台湾人民生活与斗争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这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早的一篇小说。此后他陆续写了不少作品。他成长在新旧文学更替之际，吸收了五四新文学与西洋文学的精髓，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殖民制度下，被压迫者的悲哀与血泪（如《惹事》、《丰作》）。同时也以尖刻的笔触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的嘴脸（如《不如意的过年》）。我们从他的《一杆“秤仔”》、《善讼的人的故事》，也可以见到那种极强烈的斗争精神。

他是台湾反帝反封建新文学运动的楷模，从而影响了以后不少的很有成就的文学创作者所应走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向。

在编选本书过程中，由于赖和先生的著作中使用了很多人台湾方言，和当时通用的日语汇，我们采用了台湾出版的《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一）：赖和先生全集》和《光复前台湾文学集》中所加的一些注解。

为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赖和先生的身世和他的文学作品，我们将许觉民同志在“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和《赖和先生全集》上刊载的林边先生写的纪念赖和先生的文章《忍看苍生含辱》，作为附录编入这本选集中。个别地方做了删节。



本社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七月





## 目 录

斗闹热	( 1 )
一杆“秤仔”	( 9 )
不如意的过年	( 19 )
可怜她死了	( 26 )
惹事	( 40 )
丰作	( 58 )
善讼的人的故事	( 68 )
不幸之卖油炸桧的	( 83 )
阿四	( 87 )

### 附 录: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赖和先生	.....
.....	许觉民 ( 96 )
忍看苍生含辱——赖和先生的文学	.....
.....	林 边 ( 100 )



## 斗 闹 热

拭过似的，万里澄碧的天空，抹着一缕两缕白云，觉得分外悠远，一颗银亮亮的月球，由深蓝色的山头，不声不响地，滚到了天半，把它清冷冷的光辉，包围住这人世间，市街上罩着薄薄的寒烟，店铺檐前的天灯，和电柱<sup>①</sup>上路灯，通溶化在月光里，寒星似的一点点闪烁着。在冷静的街尾，悠扬地几声洞箫，由着袅袅的晚风，传播到广大空间去，似报知人们，今夜是明月的良宵。

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sup>②</sup>几人，团团地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画脚，说得很高兴似的。

有一阵<sup>③</sup>孩子们，哈哈笑笑弄着一条香龙<sup>④</sup>，由隘巷中

① 电柱：电线杆。

② 亭仔脚：台湾方言，骑楼下。

③ 一阵：台湾方言，一群。

④ 弄着一条香龙：弄香龙，此处是指小孩们学大人的舞龙技艺。舞龙，台湾节庆时民间最精彩的游艺节目。龙的种类，约可分为金龙、银龙、水龙、火龙等，长约五十米，全身分二十四节，龙首龙尾各一节，要十二多个力大技精的人才能舞得灵活。表演时，由龙球导引龙首，舞球者体态轻盈，手举龙球，忽进忽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龙首如影随形，时闪时让，时迎时拒，忽摇忽摆，忽动忽静，龙首蜿蜒穿插，奔跑滚翻，献出翻江搅海之势，纵跳跃捷，腾云驾雾，煞是维妙维肖。

孩童见大人舞龙，欣羡向往，遂以草绳香条，模仿龙状起舞，一人在旁敲钟助兴，街道小巷，绕来穿去，甚为雀跃。此一技艺流传已久，深受民间喜爱。

走出来，绕着亭仔脚柱，绕来穿去。

“厌人！”一妇人说：“到大街上玩去吧，那边比较热闹。”

孩子们得到指示，嬉嬉哗哗地跑去了。

“等一会，”一个较大的孩子说：“我去拿一面锣来。”

“好，很好。快来，赶快！”孩子们雀跃地催促着说。

快快快快（锣的响声，不知有什么适当的字）铜锣响亮地敲起来。“到城里去啊！”有的孩子喊着。“好啊，去啊！”“来，来！”一阵呐喊的声浪，把孩子们和一条香龙，卷下中街去。

过了些时，孩子们垂头丧气跑回来，草绳上插的香条，拔去了不少，已不成一条龙的样子，锣声亦不响了，有的孩子不平地在骂着、叫喊着。

“闹出什么事来？”有些多事的人问。

“被他们欺负了，他妈的！”孩子们回答着，接着又说：“把我们龙头割去！”

“汝们吵闹过人家吧？”有人诘责似的问。

“没有！我们是在空地上，”孩子们辩说：“又受了他们一顿骂！”

“那边有些人，本来是横逆不过的！”又一人说。

“糟踏人！”又有人不平地说：“不可让他占便宜。”

“孩子们的事，管他做甚……”有人又不相关的说——一时议论沸腾起来，街上顿添一种活气。有人说：“十五年前的热闹，怕大家都记不起了，再闹一回亦好。”有人说：“要命，闹起来怕就不容易息事！”——明月已渐渐斜向西去，笼罩着街上的烟，蒙迷地浓结起来，灯火星星地，在冷风

中战栗着，街上布满着倦态和睡容，一彩彩霜痕，透过了衣衫，触进人们的肌肤，在成堆的人们中，多有了袖着手、缩着颈、耸着肩、伸着腰、打呵欠的样子。议论已失去了热烈，因为寒冷和睡眠的催促，虽未见到结论，人们也就三三五五的散去。

隔晚，那边也有一阵孩子们的行列，闹过别一边去，居然宣布了战争，接连斗过两三晚，已经因“囡仔事惹起大人代”<sup>①</sup>。

一晚上，一边的行列，被另一边阻挠着，因一边还都属孩子，挡不住大的拳头，虽受过欺负，只有含恨地隐忍而已。——象这样子闹下去，保不定不闹出事来，遂有人出来阻挡，闹热也就没得结局了。

一边就以为得到了胜利。——在优胜者的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的权柄。所以他们不敢把这没出处的威权，轻轻放弃，也就忠实地行使起来。可不知道那就是培养反抗心的源泉，导发反抗力的火战。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去了。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抱着满腹的愤气，一边是“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sup>②</sup>的子孙，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所以这一回，就闹得非同小狗<sup>③</sup>了。但无钱本来是做不成事，就有人出来奔走劝募。虽亦有人反对，无奈群众的心里，热血正在沸腾，一勺冰水不是容易就能奏功，各要争个体面，所有

① 囡仔事，惹起大人代：台湾谚语，又言“囡仔，起大人代”。囡仔，小孩也；代，事也。意指“因小孩事，竟惹起大人代的不和睦”。

② 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台湾谚语。俭肠捏肚，指节省衣食；四福户，指有钱宅第。意指“再怎样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也要赶上那些富贵人家”。

③ 非同小狗：即“非同小可”，可：狗，台湾语音。

无谓的损失，已无暇计较。一夜的花费，将要千元。又因接近街的繁荣日，一时看热闹的人，四方云集，果然市况一天繁荣似一天。

在一处的客厅里，有好些个等着看闹热的人，坐着闲谈。

“唉！我记得还似昨天，”甲微喟的说：“怎么就十五年了。”

“岁月真容易过！”乙感叹地说：“那时代的头老醉舍<sup>①</sup>已经财散人亡，现在想没得再一个，天天花费三两百元不要紧的。”

“实在是无意义的竞争！”丙喝一喝茶，放下茶杯，慢慢地说：“在这时候，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闲时间，来浪费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究竟争得是什么体面？！”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甲兴奋<sup>②</sup>地说：“谁甘受人家的欺负，不要争一争气，甘失掉了面皮<sup>③</sup>！”

“什么是面皮？”丙论辩似的说：“还有被人家欺辱得不堪的，却自甘心着，连哼的一声亦不敢，说什么争气？孩子般的眼光，值得说什么争面皮！”

“现时可说比较好些儿，”一个有年纪的人，阻断争论，经验过似的郑重说：“象日本未来的时，四城门的竞争，那才厉害啦……”

“什么样子？那时候……”一个年轻的稀奇地问。

“唉！”老头感慨地说：“那时代，地方自治的权能，

① 头老醉舍：台湾方言，头老，指地方上的长者贤老；醉舍，指那些有钱的乡绅。

② 兴奋：此处作“激动的口吻”解。

③ 面皮：即“面子”。

不象现时剥夺得净尽，握着有很大权威，住在福户内的人，不问是谁，福户内的事，谁都有义务分担，有什么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要是说一声不肯，那就刻不能住这福户内，所以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这不关什么的脸皮。”

“听说有一桩可怜可笑的，”乙接着嘴说：“西门那卖点心的老人，五十块的老本（终老丧费）和一圈猪，连生意本，全数花掉，还再受过全街的嘲笑。”

“实在也就难怪，”甲吐出那饱吸过的香烟，在烟缕缭绕的中间，张开他得意的大口：“前回不是因得到胜利（他一人批判），所以那边的街市，就发达繁昌起来，某某和某某等，不是皆发了几十万，真所谓狗屎埔变成状元地<sup>①</sup>。”

“就说不关什么，”一位象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象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

“这回在奔走的人，”乙说：“不是有学士、有委员、中等学校毕业生<sup>②</sup>和保正，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他偏说这是无知的人所做的野蛮行举，要卖弄他自己的聪明。”

“他说人们是在发狂，他正在发疯呢。”甲哈哈地笑着说。

“听说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乙说：“昨晚曾赐过观览，在市政厅和郡衙前，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

“那么汝以为就是无上光荣？”丙可怜似的说。

“能够合官厅的意思，那就……”甲说：“他妈的，看他有多大力量能够反对！”

① 狗屎埔变成状元地：台湾谚语。埔，坡地也。意指“象狗拉屎的荒地，顿时都变成了黄金地皮”。

② 毕业生：毕业生。

“听说有人在讲和，可能成功吗？”老人怀疑地问。

“他妈的！”甲愤愤地骂，“花各人自己的钱，他不和人家分担，不赶他出去也就便宜，要硬来阻碍别人的兴头，他妈的！”

“明夜没得再看啦！”才进屋子来的一个人说。

“什么？”丙惊疑地问，“听说因了某某的奔走，已不成功了，怎么样就讲和？”

“人们多不自量，”进来的人说：“他叩了不少下头，说了不少好话，总值不得市长一开口，他那么尽力，不能成功，刚才经市长一说，两方就各答应了。”

“怎么就这样容易？”丙说：“实在想不到！”

“因为不高兴了。”那人道：“在做头老的，他高兴的时候，就一味地呐喊着，现在不高兴了，就和解去。”

“下半天的谈判，不是谁都很强硬吗？”丙问。

“死鸭子的嘴巴<sup>①</sup>。”那人说：“现在小户已负担不起，要用到他们头老的钱了。还有不讲和的？”

“早几点钟解决，”乙说：“一边就可节省六七百块，听说路关钟鼓已经准备下，这一笔钱就白花的啦……”

“我的意见，”丙说：“那些富家人，花去了几千块，是算不上什么。他们在平时，要损他一文，也是不容易，再闹下去，使劳动者们多得一回卖力的机会，亦不算坏。”

“汝算不到，”老人说：“抵挡宾客的使费，在贫家也就不容易，一块钱，现在不是糶<sup>②</sup>不到半斗米？”

“他妈的，老不死的混蛋！”甲总不平地骂。

① 死鸭子的嘴巴：台湾谚语，又言“死鸭仔，硬嘴颊。”意指“嘴硬、固执、不认输”。

② 糶：买进米谷。



闹热到了，街上的孩子们在喊。这些谈论的人，先先后后亦都出去了，屋里头只留着茶杯茶瓶烟草火柴在批评这一回事，街上看闹热的人，波涌似的，一层层堆聚起来。

翌日，街上还是闹热，因为市街的闹热日<sup>①</sup>，就在明后两天。——人们的信仰，妈祖的灵应<sup>②</sup>，是策略中必须的条件。神輿的绕境，旗鼓的行列，是繁荣上顶要的工具——真的到那两天，街上实在繁荣极了。第三天那些远来的人们，不

① 闹热日：闹热，在台湾方言中有二解，一指斗技杂耍，一指迎神赛会。斗闹热，即言凑热闹或赶热闹。闹热日，泛指民间通行的迎神赛会日子，以台北为例，主要年例的迎神赛会即有：农历三月十四日的迎保生大帝、三月廿三日的迎妈祖，四月廿六日的迎五谷先帝，五月十三日的迎城隍爷、九月廿二日的迎法主公、十月廿二日的迎青山王等。其中的迎妈祖是全省性的，各地均有一番热闹。尤以北港的迎妈祖和台北大稻埕的迎城隍爷是本省的两大祭典，其迎神赛会的盛况，冠绝全省。

是日，全省的善男信女，多赶来参加“随香”，或“打八将”，或披发，身穿乌衣，裸足随行，颈上披纸架的“扮枷”，奇形怪状，游行市上。行列常蜿蜒数十华里，历时三四小时，沿途两侧的家农户，均供拜牲醴，烧香鸣炮迎之。其游行的队伍有：各种乐队、子弟阵头、歌仔戏阵头、狮阵、诗意艺阁、蜈蚣阁、骑马队、踏跷、化妆队、杂耍、各种各色的绣旗、生花轿、七爷八爷、神驾等。而除了当地的阵头之外，外埠的也赶来参加。主办祭典的炉主乃对阵头、艺阁都设奖，以致互相争奇斗胜，非常激烈。俗语说：“输人，不输阵”，即指这种阵头间的竞赛情形而言。

② 妈祖的灵应：夏历三月二十三日是航海守护女神妈祖的诞辰，俗称“妈祖生”。妈祖的正式名称叫做天上圣母，也可以叫做天后或天妃。福建和台湾是此神的基本信仰地，她的庙宇和信徒分布极广，中国各地沿江沿海必定有天后宫、天妃宫，南洋华侨也祭祀她。就是在冲绳的那霸市和日本的茨城县，也有明末清初成立的天妃宫。妈祖是台胞最信仰的神，因而祭典也是最盛大的。在妈祖的祭日，有神輿游行，沿途住民争相在门前祭拜，供五味碗，烧甲马，刈金，特为犒赏妈祖从神兵马，称曰“犒军”。

能随即回家，所以街上还见得闹热，一到夜里，在新月微光下的街市，只见道路上，映着剪伐过的疏疏树影，还听得到几声行人的咳嗽和狺狺的狗吠，很使人恋慕着前天的闹热。

一九二六年一月

## 一杆“秤仔”

镇南威丽村里，住的人家，大都是勤俭耐劳、平和顺从的农民。村中除了包办官业的几家势豪、从事公职的几家下级官吏，其余都是穷苦的占多数。

村中，秦得参的一家，尤其是穷困的惨痛，当他生下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他在世，虽曾贖<sup>①</sup>得几亩田地耕作，他死了后，只剩下可怜的妻儿。若能得到业主<sup>②</sup>的恩恤，田地继续贖给他们，雇用工人替他们种作，尤可得稍少利头，以维持生计。但是富家人，谁肯让他们的利益给人家享，若然就不能成其富户了。所以业主多得几斗租谷，就转贖给别人。他父亲在世，汗血换来的钱，亦被他带到地下去。他母子俩

---

① 贖：租耕。

② 业主：台湾在清代的土地制度，因为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思想，很多土地的所有权都未经确立，所以土地的所有者不称“地主”而称“业主”，就是由这个传统观念而来。土地的所有关系既不明确，因而导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台湾之初，利用“土地调查”的工作，而大量掠夺台胞的土地，结果有百分之八十被日寇收为官有，只有百分之二十属于台胞私有。一九一〇年，日寇又开始林野调查，因为山林原野的业主权，过去多以口头契约为根据，而日寇在进行这项林野调查，却规定“凡无土地所有权状及买卖过户契约之山林原野，一律视为官有”。结果这些山林有一六七七五甲之多被日寇收为官有，民有的仅剩五六九六一甲而已。“土地调查”，是日寇对台湾殖民的第一步，也是经济侵掠的显证之一。

的生路，怕要绝望了。

邻右看她母子俩的孤苦，多为之伤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替他们设法，因为饿死已经不是小事了。结局因邻人的做媒，他母亲就招赘一个夫婿进来。本来做后父的人，很少能体恤前夫的儿子。他后父，把他母亲亦只视作一种机器，所以得参不仅不能得到幸福，又多挨些打骂，她母亲因此和后夫就不十分和睦。

幸他母亲，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蓄鸡鸭，养猪，辛辛苦苦，始能度那近于似人的生活。好容易，到得参九岁的那一年，他母亲就遣他去替人家看牛、做长工。这时候，他后父已不大顾到家内，虽然他们母子俩，自己的劳力已经可免冻馁的威胁。

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贖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贖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sup>①</sup>、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上租声<sup>②</sup>向业主争贖，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贖去了。有几家说是有爱心的业主，肯贖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租声”，得参就贖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他母亲又不肯，只在家里等着做些散工，因他的气力大，做事勤敏，就每天有人唤他工作，比较他做长工的时候，劳力轻省，得钱又多。又得他母亲的刻俭，渐积下些钱来。

光阴似矢，容易地又过了三年。到得参十八岁的时候，他母亲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为得参娶妻。经她艰难勤苦积

① 受……刻亏：台湾方言，受……刻薄待遇，吃亏的意思。

② 租声：台湾方言，即田租。

下的钱，已够娶妻之用，就在村中，娶了一个种田的女儿。幸得过门以后，和得参还协力，到田里工作，不让一个男人。又值年成好，他一家的生计，暂不觉得困难。

得参的母亲，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得了一个男孙子，以后脸上已见时现着笑容，可是亦已衰老了。她心里的欣慰使她责任心亦渐放下，因为做母亲的义务，已经克尽了。但二十年来的劳苦，使她有限的肉体，再也不能支持。亦因责任观念已弛，精神失了紧张，病魔随乘虚侵入，病卧几天，她面上现着十分满足、快乐的样子归到天国去了。这时得参的后父，和他只存了名义上的关系，况他母亲已死，就各不相干了。

可怜的得参，他的幸福，已和他慈爱的母亲一并失去。

翌年，他又生下一女孩子。家里头因失去了母亲，须他妻子自己照管，并且有了儿子的拖累，不能和他出外工作，进款就减少一半，所以得参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这样辛苦着，过有四年，他的身体，就因过劳，伏下病根。在旱季收获的时候，他患着疟疾，病了四五天，才诊过一次西医，花去两块多钱，虽则轻快些，脚手尚觉乏力，在这烦忙的时候，而又是勤勉的得参，就不敢闲着在家里，亦即耐苦到田里去。到晚上回家，就觉得有点不好过，睡到夜半，寒热再发起来，翌天已不能离床，这回他不敢再请西医诊治了。他心里想，三天的工作，还不够吃一服药，那得那么些钱花？但亦不能放他病着。就煎些不用钱的青草，或不多花钱的汉药服食。虽未全部无效，总隔两三天，发一回寒热，经过有好几月，才不再发作，但腹已很胀满。有人说，他是吃过多的青草致来的，有人说，那就叫脾肿，是吃过西药所致。在

得参总不介意，只碍不能工作，是他最烦恼的所在。

当得参病的时候，他妻子不能不出门去工作，只有让孩子们在家啼哭，和得参呻吟声相和着。一天或两餐或一餐，虽不致饿死，一家人多陷入营养不良，尤其是孩子们，尤幸他妻子不再生育。……

一直到年末，得参自己，才能做些轻的工作，看看“尾衙”到了，尚找不到相应的工作，若一至新春，万事停办了，更没有做工的机会，所以须积蓄些新春半个月的食粮，得参的心里，因此就分外烦恼而恐惶了。

末了，听说镇上生菜的贩路<sup>②</sup>很好。他就想做这项生意，无奈缺少本钱，又因心地坦白<sup>③</sup>，不敢向人家告借，没有法子，只得教他妻子到外家走一遭。

一个小农民的妻子，那有阔的外家，得不到多大帮助，本是应该情理中的事，总难得她嫂子，待她还好，把她唯一的装饰品——一根金花——借给她，教她去当铺里，押几块

① 尾衙：即尾牙。腊月十六日称“尾牙”（为每月初二、十六日“做牙”之一年的最后一次，因而名之）。是日，各户供牲醴，祭土地公，因为土地公为农民商家的守护神。商铺的尾牙，为求保佑新年利市，较之一般住家更为盛大。牲醴中，要用雄鸡，以象征生意昌盛。是夜大宴雇用的人，以犒平日之辛苦。惟对于其要解雇者，有一俗习，即在餐宴时，雇主将餐食中的鸡头，特别置向解聘之人，以为表示，此俗承传已久，可说是尾牙的趣俗。是日，当土地公祭毕，又得在门口，供五味碗，以祭地基主，而烧经衣、银纸。一般居户，亦在此日一家团圆，食尾牙。而于尾牙，特制“润饼”为食料。润饼，系以润饼皮，卷包豆芽、红萝卜、笋丝、豆干片、蒜头、肉丝、蛋燥、虎苔等多种佐料，混合食用，美味可口，颇富乡土气味。

② 贩路：销路。

③ 坦白：此处作“老实”解。

钱，暂作资本，这法子在她当得<sup>①</sup>带了几分危险，其外又别无法子，只得从权<sup>②</sup>了。

一天早上，得参买一担生菜回来，想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这时候，他妻子才觉到缺少一杆“秤仔”。

“怎么好？”得参想：“要买一杆，可是官厅<sup>③</sup>的专利品，不是便宜的东西，那儿来得钱？”

他妻子赶快到隔邻去借一杆回来。幸邻家的好意，把一杆尚觉新新的借来。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他妻子为虑万一，就把新的“秤仔”借来。

这一天的生意，总算不坏，到市散，亦赚到一块多钱。他就先余些米<sup>④</sup>，预备新春的粮食。过了几天粮食足了，他就想：“今年家运太坏，明年家里，总要换一换气象才好，第一厅上奉祀的观音画像，要买新的，同时门联亦要换，不可缺的金银纸、香烛，亦要买。”

再过几天，生意屡好，他又想炊一灶年糕，就把糖米买回来。他妻子就忍不住，劝他说：“剩下的钱积积下，待赎回那金花，不是更要紧吗？”

得参回答说：“是。我亦不是把这事忘却，不过今天才

① 当得：总是。

② 从权：暂从权宜。

③ 官厅：台湾方言，指政府。

④ 余些米：买进米谷。

廿五，那笔钱不怕赚不来，就赚不来，本钱亦还在。当铺里迟早，总要一个月的利息。”

一晚市散，要回家的时候，他又想到孩子们。新年不能有件新衣裳给他们，做父亲的义务有点不克尽缺憾，虽不能使孩子们享到幸福，亦须给他们一点喜欢。他就剪了几尺花布回去，把几日来的利益，一总花掉。

这一天近午，一下级巡警，巡视到他担前，目光注视到他担上的生菜，他就殷勤地问：

“大人<sup>①</sup>，要什么不要？”

“汝的货色比较新鲜。”巡警说。得参接着又说：

“是。城市的人，总比乡下人享用，不是上等东西，是不合脾胃。”

“花菜卖多少钱？”巡警问。

“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参说。他就择几茎好的，用稻草贯着，恭敬地献给他。

“不，秤秤看！”巡警几番推辞着说。诚实的参，亦就挂上“秤仔”秤一秤。说：

“大人，真客气啦！才一斤十四两。”

本来，经过秤秤过，就算买卖，就是有钱的交关<sup>②</sup>，不是白要，亦不能说是赠与。

“不错吧？”巡警说。

“不错，本有两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参说。这句话是平常买卖的口吻，不是赠送的表示。

“秤仔不好吧？两斤就两斤，何须打扣？”巡警变色地

---

① 大人：日据下台湾对日本巡警的称呼。

② 交关：台湾方言，交易。



说。

“不，还新新呢！”参泰然地回答。

“拿过来！”巡警赫怒了。

“秤花（度目）还很明了。”参从容地捧过去说。巡警接在手里，约略考察一下说：

“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

“什么缘故？修理不可吗？”参说。

“不去吗？”巡警怒叱着。“不去？畜生！”扑的一声，巡警把“秤仔”打断掷弃，随抽出胸前的小帐子，把参的名姓、住处记下，气愤愤地回警署去。

参突遭这意外的羞辱，空抱着满腹的愤恨，在担边失神地站着。等巡警去远了，才有几个闲人，近他身边来。一个较有年纪的说：

“该死的东西，到市上来，只这规纪<sup>①</sup>亦就不懂？要做什么生意？汝说几斤几两，难道他的钱汝敢拿吗？”

“难道我们的东西，该白送给他的吗？”参不平地回答。

“唉！汝不晓得他的厉害，汝还未尝到他青草膏的滋味（即谓拷打）。”那有年纪的嘲笑地说。

“什么？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吗？”参说。

“硬汉！”有人说。

众人议论一回，批评一回，亦就散去。

得参回到家里，夜饭前吃不下，只闷闷地一句话不说。经他妻子殷勤的探问，才把白天所遭的事告诉她。

“宽心吧！”妻子说：“这几天的所得，买一杆新的还给人家，剩下的充足赎取那金花回来。休息吧，明天亦不用出

<sup>①</sup> 规纪：指行规。

去，新春要的物件，大概准备下，但是，今年运气太坏，怕运里带有官符，经这一回事，明年快就出运，亦不一定。”

参休息过一天，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况明天就是除夕日，只剩得一天的生意，他就安坐不来，绝早挑上菜担，到镇上去。此时，天色还未大亮，在晓景朦胧中，市上人声，早就沸腾，使人愈感到“年华垂尽，人生顷刻”的帐惘。

到天亮后，各担各色货，多要完了。有的人，已收起担头，要回去围炉，过那团圆的除夕，尝一尝终年的劳苦，享受着家庭的快乐。当这时参又遇到那巡警。

“畜生，昨天跑到那儿去？”巡警说。

“什么？怎得随便骂人？”参回说。

“畜生，到衙门去！”巡警说。

“去就去呢！什么畜生？”参说。

巡警瞪他一眼，便带他上衙门去。

“汝秦得参吗？”法官在座上问。

“是，小人是。”参跪在地上回答说。

“汝曾犯过罪吗？”法官。

“小人生来将三十岁了，曾未犯过一次法。”参。

“以前不管他，这回违犯着度量衡规则。”法官。

“唉！冤枉啊！”参。

“什么？没有这样事吗？”法官。

“这事是冤枉的啊！”参。

“但是，巡警的报告，总没有错啊！”法官。

“实在冤枉啊！”参。

“既然违犯了，总不能轻恕，只科罚汝三块钱，就算是格外恩典。”官。

“可是，没有钱。”参。

“没有钱，就坐监三天，有没有？”官。

“没有钱！”参说。在他心里的打算：新春的闲时节，监禁三天，是不关系什么，还是三块钱的用处大，所以他就甘心去受监禁。

参的妻子，本想洗完了衣裳，才到当铺里去，赎取那根金花，还未曾出门，已听到这凶消息。她想：在这时候，有谁可央托？有谁能为她奔走？愈想愈没有法子，愈觉伤心，只有哭的一法，可以少舒心里的痛苦，所以，只守在家里哭。后经邻右的劝慰教导，才带着金花的价钱，到衙门去，想探探消息。

乡下人，一见巡警的面，就怕到五分，况是进衙门里去，又是不见世面的妇人，心里的惊恐，就可想而知了。

她刚跨进那衙的门限，被一巡警的“要做什么”的一声呼喝，已吓得倒退门外去，幸有一十四来岁的小使<sup>①</sup>，出来查问，她就哀求他，替伊探查，难得那孩子，童心还在，不会倚势欺人，诚恳地替伊没法，教她拿出三块钱，代缴进去。

“才监禁下，怎么就释出来？”参心里正在怀疑地自问。出来到衙前，看着他妻子。

“为什么到这儿来？”参对着妻子问。

“听……说被拉进去……”她微咽着声回答。

“不犯到什么事，不至杀头怕什么。”参快快地说。

他们来到街上，市已经散了，处处听到“辞年”的爆竹声。

“金花取回未<sup>②</sup>？”参问他妻子。

① 小使：厮役

② 未：没。

“还未曾出门，就听到这消息，我赶紧到衙门去，在那儿缴去三块，现在还不够。”妻子回答他说。

“唔！”参恍然地发出这一声，就拿出早上赚到的三块钱，给他妻子说：

“我挑担子回去，当铺怕要关闭了，快一点去，取出就回来吧。”

“围过炉”，孩子们因明早要绝早起来“开正”<sup>①</sup>，各已睡下，在做他们幸福的梦。参尚在室内踱来踱去。经他妻子几次的催促，他总没有听见似的，心里只想，总觉有一种不明了的悲哀。只不住漏出几声的叹息：“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他喃喃地独语着，忽又回忆到他母亲死时快乐的容貌。

他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

元旦，参的家里，忽哗然发生一阵叫喊、哀鸣、啼哭。随后又听着说：“什么都没有吗？”“只‘银纸’（冥镪）备办在，别的什么都没有。”

同时，市上亦盛传着，一个夜巡的警吏，被杀在道上。

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顾文字的陋劣，就写出和大家批判。

十二月四日夜记

一九二六年二月

<sup>①</sup> 开正：新年的行事，以“开正”为始。除夕守岁，时过午夜，一毫开正时刻，全家大小齐烧香，祀神，祭祖先，恭迎新年，以迎喜避厉。乃由长上挨次行三跪九拜礼，祀拜极虔诚。继之烧寿金、刈金、燃放爆竹，以示“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更新年”。拜后，各喝甜茶，祝贺“新年恭喜”。开正后，始能去就寝。

## 不如意的过年

查大人<sup>①</sup>这几日来总有些愤慨。因为今年的岁暮，照例的御岁暮<sup>②</sup>乃意外减少，而且又是意外轻薄。在查大人这些原不介意，他的心里，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真的如此就有重大的意义了。实在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也难怪查大人所以慨慨。所谓什么民本主义啦，民众化啦，那只是口头上的话，实际所不能有。官之所以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严。

查大人愤愤之余，似觉有恢复他的威严的必要，这是就这几日来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由这些行为，可以归纳出来。

查大人一面在努力于威严的恢复，一面又在考研人民心理变迁的原因。本来是绵羊一般地柔驯的，他用了一番思索之后，究竟具有聪明脑力的查大人，也就明白，完全的明白了。不错！这完全由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sup>③</sup>，不，实在是不良分子所煽动的。他们在讲台上说些什么“官尊民卑，乃封

① 查：查巡。大人，日据下台湾人对日本警察的尊称。

② 御岁暮：日语，オセイボ，年终的应酬，转为赠贿之意。

③ 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指当时实际从事抗日的政治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而言。

建时代的思想，在法宪政治下的现社会，容不得它存留”。又讲什么“官吏，和农、工、商贾，是社会的分业，职务上没有贵贱之差，农民的耕种、工人的制作、商贾的交易，比较巡警的捕捉赌、督励扫除，不见得就没有功劳及于社会”，“法律是营社会生活的人，勿论谁都要遵守，不以为做官，就可除外，象巡警的乱暴打人，也该受法的制裁”。有了这样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胆子就大起来，致使今年御岁暮，才有这样结果。于是乎查大人迁怒了，对着这班人，就特别地憎恶，应该的那是不良分子。

究竟查大人的推理，几日后自己觉到也有些不对了。人们受到他严酷的取缔，也如从前一样，很温驯地服从，不敢有些怨言，绝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这足以使查大人失望！他有时候故意在他所憎恶的，就是社会活动家所看得到眼睁睁的跟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这也使查大人心里，感到大大的不满足，因为不能罗织他们在公务执行妨害的罪名下，可以做戒一下他们的愚蠢。

愤愤不平的查大人，几日来的努力，又使他感到不满。他心头的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幸喜有驯良的人民，可以消费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

一天公务之暇，查大人犹自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别事可以劳他脑筋，自然他的思想里，就浮出御岁暮的影象来，这和人民本来有联带的责任，自然而然查大人又憎恨到人民的身上去。他想：这些狗，不，不如是猪，一群蠢猪！怎地一

点点聪明亦没有？经过我一番示威，还不明白！官长不能无些进献，竟要自己花钱吗？怪事，银行贮金，预计和这次所得，就可凑上五千，现在似已不可能了。哼！可杀，这猪。他唾一口沫，无目的地把新闻扯到眼前，忽地觉有特别刺眼的字：“刚纪肃正”，他不高兴极了。“拍”的一声打着桌子，敏捷地站起，愤愤之极，不觉漏出咒骂来：“猪！该死的猪，真的被狗吠一样的新闻吓昏了吗？”

“不景气、我现在才感觉到……”查大人想：“但只我们中间，你们这一群猪，有什么景气不景气，家家的烟筒，不是日在吐烟，搬进来的蕃薯，仅由衙前经过，一天总有几十载，甘蔗一万斤也可以卖四十元外。且现时米粟是等便宜的时候，自然生活不会艰难，让一步使不景气风，真也吹到你们中间。可是道路上还未见有饿死冻僵的人，生活不是还有余裕吗？是！我明白了。你们重视金钱过于生命，如此下去就能保得不死吗？猪！”查大人不断地在心里咒诅，因为贮金凑不上五千。

衙门的大玄关，自昨夜里就交叉着插上国旗了，朝来在晓日的熙光中，懒倦地飘扬展卷，漾着微风的旗叶，似在告人今天是欢喜的元旦。

同化政策<sup>①</sup> 经过一番批评以后，人为的同化，生活形式

<sup>①</sup> 同化政策：一九一四年三月，日本明治维新元勋之一的板垣退助，偕同寺师等人来台，和林献堂共同创立“同化会”，极力倡导“同化政策”。他认为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理应同心协力，台湾介乎其间，宜善尽桥梁责任，以维持东亚和平，而对抗美国的“排日论”。其实此一论调，和日本军阀的企图完全相同，不过是以和平外交为手段，来掩饰其侵略好战的野心。此会由于不久板垣的离台，在台的日方官民群起攻之，谓台人是中华民族，蠢实豕鹿，愚昧无知，无法和他们同化。终于在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为当时的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以“台湾同化会有碍台湾治安”的罪名，下令将其解散，这个轰动全台的团体，历时仅一年即告寿终。

的括一，以前虽曾假借官威来奖励干涉过，现在已经迟缓了，不复有先前的热烈。所以虽是元旦，市上做生意的人，还保持旧惯，不随着做过年，依然熙来攘往，没有休息的劳动。有的人家并插也随忘记，一点也尝不到新年气味。只有几处真诚同化的人家，尚在结草绳树门松，和那些以赌为生的人，利用奉行正朔的名义，已经在十字街路开场设赌，用以装饰些旧历化的新年气氛而已。

说到新年，既生为汉民族以上，勿论谁，最先想到就是赌钱，可以说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构造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闲暇的新正年头，自然被一般公认为赌钱季节，虽表面上有法律的严禁，也不会阻遏它的繁盛。且法律也是在人的手里，运用上有运用者自己的便宜都合，实际上它的效力，对于社会的坏的补救，堕落的防遏，似不能十分完成它的使命，反转对于社会的进展向上，有着大的压缩阻碍威力。因为法本来的作用，就是在维持社会于特定的范围中“坏”、“堕落”，犹是在范围里“向上”、“进展”，便要超越范围以外。所以社会运动者比较赌博人、强盗，其搅乱安宁秩序的危险更多。尤要借仗查大人用心监视，也就难怪十字路头赌场公开，兼顾不来，原属当然的事。

新年的查大人，也随和日月的更新，改变了旧来的查大人，想为心里头有点怒火在不断燃烧，所以发生有特种势力。本该休息的时候，平常总是万事不管，虽使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内，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纵放任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今天可就特别了。对于所谓安宁秩序，犹在关心。



他由官长那儿，拜过了新年，回自己衙门去的路上，看见民家插旗杂乱不整，人民们一点也没有欢祝的表示，心中很不爽快。人民心里的变迁，确已证实了。这又使他重新忆起御岁暮的愤慨，便捉住一个行路人命令他说：

“喂！你仔<sup>①</sup>，唤保正<sup>②</sup>来。”

听见“喂”的一喝，在十字街开赌的人，觉有些不对了。虽说本来默许的赌钱季节，也自不能安心，一哄地走散。查大人听到人们骚动的声，已明白近处有犯法事故。可是待他赶到现场人已走空，只剩几个儿童欣羨似的立在那边，注视着来不及收遗下的铜货银钹和赌具。查大人捉不到犯人，随便拉一个儿童，玩笑似的问：

“喂！团仔，什么人赌钱的？”

查大人的威声，本可唬止夜啼的孩子，那个儿童不明白地被他拉住，当然吃不少惊。吃惊的儿童，总有他一定的表现方式，这是谁都晓得的。啼哭，便只啼哭而已。不幸这个儿童竟遇到这厌恶哭声的查大人。他尝说：啼哭是弱者的呼喊，无用者的祈求、顶卑劣的举动，有污辱人的资格，尤其是一等国民的面子。所以他就用教训的意义，轻轻地打他一掌说：“减点着！不许哭，赌钱的什么人？”很有效力，这一下子打，那儿童立刻止住哭声，偷偷地用手来摩擦着印有指痕红肿的嘴巴。

这真是意外，世间的男子女人，不曾打过孩子的，怕一个也没有，打的意义虽有不同，打过总是实在。孩子原是弱者，谁都可以任意打他，他是不能抵抗的。在被打的儿童，

① 你仔：即“你”的意思，含有日人对台胞侮辱之意。

② 保正：清代地方官制，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亦称保正。

使他自己感着是在挨打，也没有不啼哭，这也是谁都经验过的事实。现在这儿童大约不感觉着是挨过打，在他的神经末梢，一定感到一种爱的抚摩。所以对着查大人，只微微漏出感恩的抽咽，忘却回答他的所问。

“不说吗？到衙门去？”

查大人下他最后的命令。

“人皆有恻隐之心”，虽是句老古的话，原也是普遍的真理，旁人不少在替那儿童抱屈。因为查大人很难说话，不敢就为求情，到这时候再不说，那就完啦，遂有一位似较有胆量的人，走向前去。

“大人！赌钱，他不……”

“猪！谁要你插嘴？”

唉！本来可以无事的那个儿童，被人们的同情心，拖累得更不幸了。在查大人的思想，官事一点也不容许人民过问，他本无为难这儿童的意志。但到现在就不能随便了事，怕被世间误解，以为受到抗议才释放他，这很有关碍做官的尊严。

查大人自己，也觉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

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那个儿童总须有些事实，以表明他罪有应得，要他供出事实来，就须拉进衙门取调（审问），这是法律所给的职权。

查大人为公心切，不惜牺牲几分钟快乐。因那儿童在路中一些耽搁，待归到衙门，早嗅着醺人的酒气。又听见后面适意的欢呼，办公的心志也被麻醉了。事实的取调，管他什么？那得工夫和这不知六七的儿童周旋，还是喝酒来得有意

义。今天本是休假的日子，但是释放他吗？可有些不方便。喂！先教他跪一刻再讲，就喝令他跪在一边，自己到后头去。一时后面的欢声，忽地增高起来。

时间不知道过有多久，觉欢声已经静寂下去。查大人酒喝到可以的程度，梦腾腾地在自得乐趣的时候，复微微听见儿童的啜泣。忽又把眼睁开，似要翻身起来，无奈力量已消耗在快乐的时间中，手脚不接受脑的命令，只听见由他喉里漏出愤恨的咒骂：

“畜生！搅乱乃翁的兴头。”随后就被夜之神所捕虏，呼呼地鼾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 可怜她死了

一间矮窄的房子里，点着一个五烛的暗淡的电灯，两个约莫四十岁前后的夫妇坐在室的左旁的床上，夫妇的中间睡着一个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由他们的身上推想起来，可以知道是一个贫穷的劳动者的家庭，暂时静默之后，那垂着头的男人，才慢慢地抬起他的头向那病后才回复起来的妻儿说道：

“阿琴！昨日由保正那里分来的那张红单，是这期的户税么？我记得几日前曾纳了什么税，怎么这回又要再纳？唉！象咱这样的贫困，怎样担得起呢？你去拿来看看，这期是多少钱呢？”

阿琴也就移着她病后的孱弱的身，转入房内拿出来递与她的丈夫。他见了便嘘一口气叹道：

〔以下空白四行。本文刊登时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原稿未能找到。〕

默默地在想什么似的阿琴忽又再开口说道：

“唉！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病中将所有粒积<sup>①</sup>些的金钱开销所致，要不然定不会弄到如此穷困的地步！在我的意思不如将阿金来卖。”

他正在沉思默想之间，忽然听了阿琴这样说，不觉两行

---

① 粒积：积蓄。

泪珠滴滴地滚将下来，过了许久，才揩着他的眼泪道：

“卖！将阿金来卖！唉！卖子原是贫人的事，但是咱也只有阿金一个，而且这样大了，虽则我们舍得卖，恐阿金也未必肯去，纵使这一期户税不纳，也不是就要拿去刮头<sup>①</sup>，何至着<sup>②</sup>要卖子。”

“啊！若是刮头就快活啦！‘一死万事休’，象阿德哥那样弄得落花流水，是你所亲见的，又象戇九嫂，不是因为戇九兄是什么科料金不能缴被拿去关，趁食人<sup>③</sup>无趁无得食，不忍听着大细<sup>④</sup>的啼饥叫饿，她才去乞食，在戇九嫂那有料想到要做乞食也要官厅应准<sup>⑤</sup>，求乞没有几日就碰着警官，被打到那样你也是晓得，不是因此伤心不过才去上吊，你若是被拿去关，我饿死是不相干，阿金要怎样？囡<sup>⑥</sup>是我生的，我岂会比你更忍心？”阿琴讲到此，也自抽咽起来。

“卖了以后若会受人家怜惜，倒也没有什么坏处，万一遭了凶恶人家，受到虐待，那时却待怎样？……”言毕也自唏嘘得欲哭。

“这是在咱的留心，我昨儿听着隔壁阿狗嫂说上街阿跨仔官<sup>⑦</sup>，有一个儿子已十四五岁，还没有头对<sup>⑧</sup>，她想在这

① 刮头：杀头。

② 至着：就得。

③ 食人：干活的人。

④ 大细：大人小孩。

⑤ 应准：准许。

⑥ 囡：孩子。

⑦ 官：对女士或长上的尊称。

⑧ 头对：对象。

时分<sup>①</sup>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一来可以帮些家事，二来将来也好做自己的儿子的媳妇，所以自二、三个月前就往各处探听，但是至今还没有当意的人，在我的心意，是趁机会将阿金来卖她，或者将来于阿金的身上有点幸福也未可料，阿跨仔官你也识的，她的丈夫还良善，她的儿子也还清秀，你想想看。”

他们夫妻俩商量的结果，因阿跨仔官是个慈祥的妇人，家里也过得去，就决定要将阿金卖给她。但是娇小可爱的阿金那里会知道她的双亲不久就要与她分离呢！唉！这个小孩子的命运是多么可怜啊！

今日是阿金要离开她的双亲的日子，她的母亲自早就忙得甚么似的，走来踱去，脚乱手忙，可是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忧苦的神情，她虽不表现于言语，但谁都会显然地看得出来一方面阿金，那命薄的阿金，仍是活泼地，跳来舞去，丝毫不感觉要与慈爱的两亲生离。

是午前十点多钟的时候，阿跨仔官照约带着自己的儿子，满面春风进入室内，阿琴也笑咪咪的欢迎着，各道了些客气话，随后便搬出午餐来，此时阿金仍旧在她的母亲的面前撒痴撒娇地现出烂漫的天真来，阿跨仔官看见阿金如此可爱，也很得意，她想美恶可勿论，只这温驯的样子也就值得人怜惜了。为此也就不惜金钱，一五一十算交阿琴了。

当阿金要离别她的两亲的那一天，她的母亲阿琴用尽安慰的言辞对自己的女儿说道：

“阿金！我的乖乖的阿金！你好好的与这位阿姆<sup>②</sup>去吧，我们答应了她，把你雇给她家了，你乖乖地去帮做些事，可以

---

① 分：养。

② 阿姆：伯母。

换三餐食，省得在家里饿，若是不惯，再二三日后我就会来接你回来，阿姆那里不论穿的、吃的，都很好呢！去吧，我的乖乖……”

阿金起初仍是不肯，以为被卖了，死也不肯去，后来拗不过她母亲的劝解，也就渐渐不再执拗，也因为听说是去就佣，她的小小的心，是容易瞒骗的，于是她才拭着眼泪随着阿跨仔官去了。

阿金是被人带去了，她的母亲还惘惘然怅立门外，望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不再归来的背影。

〔以下空白四行。本文刊登时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原稿未能找到。〕

阿金初到阿跨仔官家去，很是悲伤而又恐惧，离开慈爱的父母，要去伺候别人，不知要受到怎样待遇。她是怀着很大的不安，但是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佣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况阿跨仔官，又是个慈祥的妇人，家境又过得去，现在的阿金实比在她父母的膝下较幸福，可是阿金还是念着她的父母，有时到街上买东西的时候，常偷空走回家去看看。阿金的父母，想是不忍再见这和自己绝缘了的可爱的女儿，不久以后便哄着阿金托故搬向别地方谋生去，这使阿金伤心到身体消瘦，不知背着人流了多少眼泪。

过后到被阿金发现着自己是被卖做媳妇仔<sup>①</sup>的时候，阿

<sup>①</sup> 媳妇仔：养女，童养媳。

金和环境习惯了，年岁也少<sup>①</sup>长了，看见将做自己的夫婿那个人，强壮活泼，也自欢喜。

光阴迅速，不觉过了五六年，现在阿金已是十七岁了，阿跨仔官正要择个好日将阿金与自己的爱儿配合，想早享些暮年的快乐，弄孙过日子，可是好事多磨，天是不肯容易便从人愿，日还未择就，她的丈夫所从事的工场，发生了罢工的风潮，她丈夫因为被工人们举做委员的关系，在占领工场的斗争那日，被官厅捉去，她的儿子也同在这工场做工，看见父亲被捉，要去夺回，也被警察们打伤，回到家里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工人们虽怎样兴奋怒号奔走，死已经死去了，有什么法子，好容易等她丈夫释放出来，但是受尽打踢监禁，伤残了的身心，晓得儿子受伤致死，如何禁得起这悲哀愤怒？出狱不到几日，也便缠绵床褥间了。在先<sup>②</sup>还有热心的工人来慰问，不觉到十分寂寞，及至罢工完全失败了后，大多数无志气的工人皆无条件上工去，一些不认份的工人，不愿上工，也不耐得饿，皆散到四方，去别求生活了，阿跨仔官的丈夫，好久不再接着探问的人，才晓得这消息，这惨痛的消息，使他的病益加重，他不愿再活了，其实也是不能活了，不久便结束了他苦斗的生活，本来他所有粒积的金钱，因病因死，开销欲尽，已不是昔日之比，生活落到困难的境地了，阿跨仔官也因为烦恼过度，身体也就渐渐衰弱下去，常带有笑意的面容，平添了无数皱纹，眉头常是蹙蹙着，终日如坐在愁城。

有一天先前替阿金做媒的阿狗嫂，突然来找寻阿跨仔官，

---

① 少：稍。

② 在先：起初，原先。



她自丈夫死后，觉得已被所有相知的人忘记了似地，好久没有人来访过她，今日接着阿狗嫂真是意外，见面之后，免不了有一些客套，接下去阿跨仔官便诉说她好久无可告诉的苦哀，阿狗嫂觉得她说话的机会到了，用那含有同情的口吻问道：

“哦，那末日常的所费呢？”

“啊！幸亏阿金受债，编草笠、洗衣服，赚些来相添，虽然也常趁<sup>①</sup>不着三顿。”

“难得阿金这孩子，我当给她留意一个好的少年，招赘入来，也好养活你老人家半世。”

“唉！那有好子弟肯给人招，我们这样苦人，谁肯？”

“这也实在，招的多无有好结果。”阿狗嫂碰到好的转接，讲话语气便一变：

“我想赘<sup>②</sup>给人，象阿金这样子，一定有较好的利益，不过须要阿金肯。”

“阿金肯不肯尚撇一边，我现在是不忍和她离开，没有她我宁……”说到此阿跨仔官有些悲凄，话便讲不下去。

“总是你再想想看，守在一处受苦，也不是了局。”阿狗嫂再添加了这一句，觉无有别的话可说，也就辞了回去。

遭了这层层的变故，阿金已是失望了，她以为自己的命运生来就呆<sup>③</sup>，并累及她的夫婿，她很伤心，只是伤心，不晓得要怎样，才能跳出这困苦的包围。又且看见阿跨仔官那愁苦的脸儿，她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又增加她的伤心。阿狗嫂来访这一日，阿金原在里面，她两人所讲的话，虽只听到

① 趁：赚。

② 赘：长期租。

③ 呆：歹。

一二，意思她已推想得到了。这使阿金又添了不少悲苦和不安。以后阿狗嫂又再来了几次。“现在虽不忍把自己卖去，保不住几时要被说动。”这样想来，阿金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容易又过了一年，阿金觉得生活更不如前了，似只靠她自己劳力的所得，来买些杂米，是不够用的，兼之阿跨仔官的粒积已经是一无所有了。阿金每想，象自己这样劳力，要养活她，啊！这不敢自信，然则有别的法子吗？想来也只有伤心而已。

有一日当阿狗嫂来过之后，阿跨仔官便对着在编草笠的阿金说，话有些凄咽而振颤……

“阿金！要和你商量一层<sup>①</sup>事……”说未完泪已先滴下来。

阿金早已有了觉悟，她是失望了，她已晓得她的沦落是不能幸免，她只怕再被卖掉，她听见阿跨仔官的话，以为末日将到了，也自呜咽起来，说：

“阿母！只求你勿把我卖……”

“卖！不，就是我会去做乞婆，也不忍卖你。”

阿金还是呜咽。

“方才阿狗嫂来讲，阿力哥要再娶一个小的，她把你说给他，他也还当意，又说若我离不开你，也可以包养在咱们家里，现在做小的算不是什么不体面，又况是在自己家里，你想想看！阿力哥你也识的，就是本街<sup>②</sup>的富户。”

“……”

“你细细想看！你若是不愿意，我也好回复阿狗嫂，她

① 一层：一桩。

② 本街：本镇。

明日要再来。”

“……”

“现在虽艰苦，靠着你还不至去做乞食<sup>①</sup>，只是我累了你去拖磨，本想给你招赘一个，但是少年多靠不住，教你去学那样生意，我宁愿自己去做乞婆。象阿狗嫂所讲这样，还不使你困苦，你想想看！”

阿金虽只是十八岁的妙龄的女儿，但她是聪明的，她明白了她母亲阿跨仔官的言语，不是假好听的，她自己想，自己劳力的所得是不能使她的母亲享福，可是除了一个肉体之外，别无生财的方法，不忍使她老人受苦，只有牺牲她自己一身了。但在此万恶极了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达到了极点的现在，阿金终是脱不出黄金的魔力，这是不待赘言的。

阿金虽觉悟要牺牲自己一身，但一方因为羞耻，一方也因为缺少勇气，还没有明白回复她的母亲，阿狗嫂大概是烦恼吧，也还未来催讨回答。

有一天，大约是阿力哥等得不耐再等了，自己走来和阿跨仔官商量。当阿金洗完了衣服，悄悄地回到家里的当儿，忽见厅上有一个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一脸儿的肉肥到几欲坠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正与她的母亲在说着什么似的，咿咿唔唔地一问一答。阿金见此情状，虽不知详细，也略知其存意了，他正是阿力哥。她装着毫不知道的态度从容地跑入去，正要进入后面，忽听她的母亲喊道“阿金！你去倒茶来！”的声音。阿金此时虽是不愿意，但是也不敢拗，也就不好意思地捧了两杯开水出来。当阿金捧茶出来的当儿，那来客眼不转睛地注

<sup>①</sup> 乞食：乞丐。

视着阿金，使阿金不得不害臊起来，于是一翻身跑入房内去了。不一霎时她的母亲送那来客出门，随步踏入阿金的卧房对阿金说道：

“阿金！刚才你见过的那个人，就是阿力哥，他常由门前经过，你当然也曾看见认识的，他有的是钱、势力，我前日向你说过，你曾想想看无？他说咱家里的费用，他都要全部负责呢！我要问一问你的意见，所以约明日回他的消息，阿金！你想怎样，今晚想想看吧，你若不愿意，明日也可以回答他。”

阿金早就决意，要牺牲了自己一身，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心意竟有些纷乱起来，她母亲教她想想看，她不晓得要怎样想法，一时，那过去的回忆，未来的想象，同时都由她的脑子里生了出来。她想起了不知消息的生身父母，她想起了某家姨太的得意，又想起受到本妻虐待的某姨太的凄惨，这一条路是连到自由幸福呢？是坠入火坑呢？她不能判断，她恨阿狗嫂，同时也恨金钱，这样闲思杂想使阿金此夜不能安眠，时钟打了二点，阿金还眼睁睁地在沉思，这些过去的未来的残象幻想，使她头痛不安，恐惧伤心，最后便只有流泪了，流出了眼泪，心头便觉有些轻松，脑袋也有些轻快，便自沉沉地睡去。

次日阿金仍旧一早就起床，但是不象往日活泼，脸上带着一种忧愁的神情，昨夜的幻想使她心绪不安，煮好了早饭，正坐在房中，呆呆地发呆，她的母亲飘然进入房来，开口就问道：

“阿金！你怎样呢？还不梳头，时候也不早了，昨日讲的话，你可想过无？大概十点钟，他会再来，要怎样回复他？”

阿金这时候，喉咙好象给些什么塞住，总是说不出话来，过有些时，才以带着悲凄的声调说道：

“噢！阿母！总是你主意就是。”说完似含着无限的哀愁，险些儿就哭出声来。

她的母亲看到这样也自不忍，她想，阿金应不是不愿做人的小的，大约是阿力哥的人物，太不当人意吧，便说：

“不愿意？我去托阿狗嫂，教他不用来，在我看阿力哥也有些老。”

阿金本有了决心，得到阿跨仔官这样体贴，反使她不安，当阿跨仔官转身要出房的时，便唤住她说：

“阿母！不，不用去。”阿跨仔官看着这种情形，竟也滴下泪来。

十点多钟，那老不知羞的阿力哥果真来了，得到阿跨仔官的回复，欢喜的满面春风，很得意地露出笑来，他想，自己现虽有两个小的，都是少年时讨的，现在有些老了，不称意，阿金很年轻很娇媚，而且困苦惯了，当然不会怎样奢华，所费一定省，比较玩妓女便宜到十倍，他越想越得意，便取出几张纸币给阿跨仔官笑着说：“可先把厝<sup>①</sup>里整顿整顿，我过几日再来。”约好了期日便自去了。

光阴迅速，阿金和阿力哥同居，倏瞬已过了五六个月，近来阿力哥竟常发脾气，阿金不能如前使他欢喜了。不仅不能使他欢喜，甚至使他有些厌恶。在先阿力哥岂真正爱着阿金吗？不，他所以要包养阿金，是因为他家里的妻和妾，不能满足他性的快乐。有钱人所要求的性的快乐，尤其在那三妻四妾的人们，不仅仅是接触着异性，使“内在的性势力的

① 厝：家，屋。

紧张”，弛缓一些便能满足，在那些人们性的势力，因为过于放纵，多完全失去了紧张，只和异性接触，一些儿也不能得到快感，他们所需要的是“能格外满足兽欲的一种性的技能”，阿力哥当然也是在这样需要之下，始肯包养阿金。

阿金呢？她是穷苦的女儿，在朴实的劳动者家庭里长大的，她只能供献所具有的女性的肉体，任阿力哥去蹂躏，她没有那消魂荡魄的手段，蛊惑狐媚的才思，她不能使阿力哥得到比较以上的快乐，所以过不多久，处女所具有的好处消失，便被厌弃了。这事情，阿跨仔官也略感到，她只觉阿力哥不似以前一样欢喜阿金，但一方面观察阿金，仍是和往日一样温柔静淑，外观上不见有能使他不欢喜的所在，这教阿跨仔官奇怪而且烦恼，况且这几月来阿金的腹部渐见涨大起来，照医生的诊察，说已经妊娠了有五个月，这使阿力哥又加一层不欢喜，在他原不缺乏子嗣，他不料阿金会这样快就妊娠，他有些懊恼，遂不常到阿跨仔官家里去。

阿金不过是十八岁的少女，童心还未尽除，那样<sup>①</sup>得有做母亲的责任，不过在生理上觉得有些异样而已。

她看见阿力哥近来对于自己，渐渐疏远起来，有时竟不来，她反而有些自得，因为可以暂时由他兽性蹂躏之下解放。

阿力哥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自有他的计较，他想，趁这孩子还未出产<sup>②</sup>若不与她分开，一旦生出世来，所费加多些虽不相干，只是以后的事是很难为的。孩子不能不承认，承认了他，自然他有取得财产的权利，我已这样年纪了，阿金还那么年轻，后来怕不要我出钱给她赔嫁，做个死乌龟。他

① 那样：那能。

② 出产：日语，分娩。

愈想愈不安心，自然就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有时候去，也使性使癖，教阿金难堪，阿跨仔官所仰他供给的生活费，也故意延缓不给，在先还托阿狗嫂去向他要，一二次之后，阿狗嫂也不再替她奔走了。阿力哥的家，阿跨仔官又不敢去，那末生活费呢？阿金虽要再劳动，一时也寻不到托洗衣服的人家；放笠仔草的人也以为阿金现在快活了，不再赚这样钱，多不过问，而且阿金也有了身孕，也不能怎样劳动，所以生活比较以前更艰难了。以前原是困苦惯的，过了这半年来较快活些的生活之后，那困苦转觉难耐得多，自然免不了怨叹，这叹声竟传到阿力哥耳孔内去。

一日阿金正在庭里披曝衫裤，忽见好久不来的阿力哥带着怒气走进门来，便向阿金问道：“阿跨仔官在家吗？”阿跨仔官方在灶下，听见阿力哥的声音，很欢喜地走出来：“啊！阿力哥怎样好久不……”

“阿跨仔官！”阿力哥截断她的话，说：“我对你讲，我不是象恁<sup>①</sup>终日坐在家里等等饭食，事情是很多，身躯也很忙，偶有几日不来，便讲东讲西，钱有时慢几日给恁，敢<sup>②</sup>真正就会饿死？便央三托四，实在一些也不顾着我的体面……。”

“阿力哥！这是怎样讲？冤……”不许她说完，阿力哥便又接下去：

“结局，这样实在是无好结果，而且这身孕我也有些可疑，明白讲我是厌了，这一百元再给恁，以后我不管了，自己打算好！”

“唉！阿力哥！……”不等她说，阿力哥竟自走出门去。

① 恁：你们。

② 敢：岂，可。

这时候阿跨仔官不知是欢喜、是悲伤、是怨恨？眼睁睁望着阿力哥的去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披完了衫裤的阿金，也已来立在阿跨仔官背后，听见阿力哥的话，也自惘然，阿跨仔官一回头看见阿金不觉哭出声来。

“阿母！不用伤心！”阿金只在劝着她的母亲，但阿跨仔官仍是唏嘘地哭着。后来有人教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慰藉料<sup>①</sup>，但是辩护士<sup>②</sup>要钱，法院印纸<sup>③</sup>要钱，她没有这么多的钱，且法律会保护到她们吗？她不敢信任，也只有自己怨叹而已。

阿金遭受了厌弃，同时受到世人的鄙视，但是在她自己反更泰然，一些儿也不悲恻，因为阿力哥所给与她的原不是幸福，只有些不堪回忆的苦痛烦闷，一旦解除了，自然是快乐的。所以阿跨仔官常在悲伤咒诅时，她总是劝慰她，她不愁此后的生活，她是困苦惯了，她自信还能够劳动，还能养活阿跨仔官。可是腹部已经很大了，似将要分娩的时候，胎儿时时在颤动着挣扎着，象忍不住这拘禁，要破开肚皮跳出似的。这胎动给与阿金很大的不安。她想：“一旦有了孩子，自己负着抚育的责任。到那时候还有时间去劳动吗？不更拖累了她老人？”阿金不能不别想办法，她觉得有了孩子，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

是一个月明幽静的夜里，阿金因为早上腹部有些痛，衣服不曾洗，晚来稍觉轻快，要去把它洗完，便自己一个人从后门出去，走向荒僻的河岸来，不一刻已看见前面有一条小

---

① 慰藉料：赡养费。

② 辩护士：日语，律师。

③ 印纸：日语，印花。



河，河水潺潺作响，被风吹动，织成许多皱纹，明月照落水面，闪闪成光，空气很是清新，没有街上尘埃的气息，胸中觉得清爽许多，便蹲下去把往常洗衣时坐的石头拭干净，移好了砧石，把衣服浸入水里，洗不多久腹里忽一阵剧痛，痛得忍不住，想回家去，立了起来，不觉一阵眩晕，身体一颠竟跌下河去，受到水的冷气，阿金意识有些恢复，但是近岸的水虽不甚深，阿金带了一个大腹，分外累坠，要爬竟爬不起来，愈爬愈坠入深处去，好容易把头伸出，想开口喊救，口才开便被水冲了进去，气喘不出，喊亦不成声，被波一涌，又再沉下去了，那个瞬间阿金已晓得自己是会被淹死的，很记挂着她的阿母，记挂着将要出世的孩子。此时天上皎皎的明月一切于吾无关似的仍是展着她的笑脸，放出她的万道金光，照遍沉沉无声的大地，只有河边的秋虫在唧唧地悲鸣着，好象为她唱着挽歌。

有一日，阿力哥又再托阿狗嫂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的时，阿狗嫂有些伤感似的向他说：唉！阿力哥！你可晓得吗？可怜阿金死了！

一九三一年五月

## 惹 事

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虽使他有一个由恋爱结合的妻，无事给他去做，要他安安份份守在家里，我想一定是不可能，况且又是未有娶妻的人。在这年纪上那些较活泼的青年，多会爱慕风流，去求取性的快乐。但是我所受的道德教训，所得的性格薰陶，早把我这性的自然要求，压抑到不能发现，不仅仅是因为怕被笑做堕落青年。

不用讲不能去做那有益人生的事业，只是利益自己的事，也无可做。处在这样环境里，要消遣这无聊的时光，只有趁着有闲阶级寻求娱乐。打球麻雀<sup>①</sup>，是最时行<sup>②</sup>，要去和他们一较输赢，却自缺少勇气。市街庙院，村庄郊野，都已行过，别无值得赏玩的去处。那末帮做家里的工作？这却又非所能，曾试挑过小时常挑的水桶水，腰竟不能立直，便不敢再去试较粗重的。小弟妹常被我弄哭，都不亲近我。寻朋友去闲谈，谈得来的朋友，有谁象我闲着？看小说，尚在学校的时代，被课程所迫，每恨没有时间，常藏在衣袋里，带进教室去，等先生注意不到，便即偷读，现在时间余裕得过多，小说也看着到起厌。唉！真是无可消遣？——啊，打猎钓鱼，是，这不用去招伙伴，真是自由的消遣法，不过拥护

---

① 麻雀：麻将。

② 时行：台湾方言，流行。

人类权益的铙器<sup>①</sup>，我已失去所持的自由，而且平时没有习过，也使用它不来，只有钓鱼于我较合适。

啊！是，钓鱼去。

准备好钓竿靠架，便自己动手去炒香糠，钓的器具算备齐了，携着也就出门，却无带着鱼筐，这有点醉翁之意不在乎酒的做作。出了门不知到什么所在去好，一下踌躇便行向愚村方面去。在街的末端流着一条圳沟，这所在是东面诸村入街的咽喉，市声步履，嚣然杂沓，脱出这扰攘的包围，便看见竹围田圃，在竹围里，一口池塘贮满着水，微风过处，池水粼粼荡漾，反射着西斜日光，似呈着笑脸在欢迎我。这鱼池的主人，我与他有面识，也就不怕嫌疑，走向池岸上，在竹阴中寻一个较好下钓的所在，移来几粒石头，铺好一个坐位，安好靠竿的架子，撒下香糠，钓上香饵，就把钓丝垂下去坐等鱼来上钩。正是炎暑的夏天，风来水面时凉，比食冰西瓜更快意，虽钓不到鱼，也足借以避暑。

“喂！这鱼池不许钓。”

.....

“喂！臭耳人甚<sup>②</sup>，这鱼池不许钓！”

“怎样？不能钓？”

“不许钓就不能钓，怎样？”

“困阿兄<sup>③</sup>！那用恶到这样？”

“你的主人啊？主人干吗？”

---

① 铙器：铙，依辞海有二义，一为斧穿也，即斤斧受柄之处，一为火器名。此处宜从“火器”解，枪也。

② 臭耳人甚：台湾方言，聋子；甚，是否。

③ 困阿兄：台湾方言，犹称“小兄弟”。

“我就是主人，要怎样？这鱼池已经贖<sup>①</sup>给我们养鱼。”

“你无有禁钓的告示，谁都好钓。”

“讲笑话，我就不准你钓。”

“你没有告示，我已撒下香糠，不许钓？你不是骗人来给你饲鱼？”

“讲恁话？谁叫你撒？”

“我要钓鱼啊。”

“我不许钓！”

“我偏要钓。”

“我就敢给你庠水<sup>②</sup>。”

“试试看！你不怕到池里去喝水？”

“放屁！”

“试看咧！”

泊泊泊，开始有泼水的飞溅声。

“好！你真要……”继之有愤怒的叫声。

“唉，啊！”惊喊声。

扑通！重物的坠水声。

“娘的！好，看你敢淹死我？”是复仇的狂喊声，啪啪啪，肉的搏击声。

扑通！再一次的坠水声。

“啊啊！娘的，死鲈鳗<sup>④</sup>！着<sup>⑤</sup>不要走！”这是弱者被侮辱时，无可奈何，聊以泄愤，带着悲鸣的威吓。

① 贖：租。

② 恁话：傻话。

③ 庠水：台湾方言，泼水。

④ 鲈鳗：台湾方言，流氓。

⑤ 着：就。

“哈哈！好汉！怎也会哭？”嘲笑之后，又有“喂！不要哭！拿几点钱去买饼食！”的轻蔑。

“死鲈鳗！”

当这喜剧要开幕时，因为也有吵嘴的闹台锣鼓，所以围来不少观客，看看要动起真刀真枪的时候，有的观客便来劝阻，有的却兴高彩烈在拍手欢迎，武剧终于扮演下去，等到闭幕观客还不散去。随后便有评戏的议论，有的讲那团仔演得不错，这就是在讥讽我演了有些不应该，有的却直接在讲我的横逆。这也难怪，人的心本来是对于弱者劣败者表示同情，对于强胜者怀抱嫉妒和憎恶，对于理的曲直是无暇去考察，可是在这“力即是理”的天下，我真是受了不少冤枉。有几个认识我的，便在我难于下场的时，带着不可思议的面容，来劝我回去，我也就很扫兴地把钓具收起。

是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家里忽然来了一个访客。这访客象是带来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同时跟来不少好事的人，把门口围绕着，在等待看有什么值得他们开心的事发生。

“请问咧！这里不是有一个叫做丰的？”

“有什么贵事？那就是小犬。”父亲不晓得什么事由，看见这款式<sup>①</sup>，很有惊疑不安的脸色，虽然却也很从容地应答着。

“我也听讲是你的公子。所以专工<sup>②</sup>来诉给你听，这事情不知道他有什么道理好讲？”这访客具有强健的身躯，没有被袖管遮去的两臂，露出很有气力的筋肉，讲话时两个拳头握得要流出汁来。

“哦！去得罪着你吗？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回来不久，罕

---

① 款式：情况。

② 专工：专程。

到外面去！……”

“他去钓我们的鱼，我那个十三岁的囤仔去阻止，他竟把伊推落池里去。”

“嘎！真有这样事？你怎这样乱来？”父亲带着微怒而又不相信似的声音转向我。

“他就是你的孩子吗？”我看见事情不是小可，便抱定觉悟，面对着那访客，反问起他。

“你怎把他推落池里？”这句话很充分地含有问罪的口气。

“他泼我一身躯泥水，你自己没有问问看？”我也反问起他的责任。

“难道你以为打得过他，就把他推下去吗？”

“我替你教示，你不喜欢吗？他那款<sup>①</sup>乱来，没有教示，若是碰到别人，一定要受着大大的吃亏。”听着这句话，父亲似着了一惊，但是我却看见他在抑制着口角的微笑，一方那访客竟握紧着拳头立了起来。

“多谢你的教示，两次落到水里去，喝了一腹肚水，你还以为不是吃亏吗？”看到形势这样紧张，围在门口的闲人中，忽钻出了几个人，竟自踏进我的厅里来，这几人是和我家较有交陪<sup>②</sup>的，万一相打起来，很可助我一臂的健者，我的胆也就壮了许多。

“还不至淹死，有什么相干。”

“呸！乱来，给我进去！”父亲再也不能放任，再也不能没有一些教训的表示了。

“你不是读书人？你以为打得来就算数？”

---

① 那款：那样。

② 交陪：台湾方言，交往。

“你的儿子无礼，你总不讲。”

“你不来告诉我？”

“你没有预先告示，我怎会识得他是你的儿子？”

“给我进去！”父亲又有了责任上的训话。

“你实在有些横逆，若碰到和你一样的人呢？”

那访客的气势，到这时候似有些衰落，话的力量已较软和。

“若会把我推下水去，也只有自认晦气。”

“不许开嘴！给我进去！”父亲真有点生气了。

“看我的薄面，不用理他，对令郎我总要赔个不是。”

“是咯，这样就可以了，恭叔也在责骂他。”几个闲人，便也插下嘴，给我们和解。

“他还以为我是可以欺负的。”

“少年人不识世故，休去理他，恭叔自己要教责就好了。”又是闲人的劝解。

“既然是相痛疼<sup>①</sup>，总看我的薄面。”

“是咯！算了吧！”不管那访客怎样，几个闲人便硬把访客挽了出去。

“不过我不能不来讲一声。”那访客留了这最后的一言。

“劳烦大家，真多谢。”父亲也向着人们表表谢意。

这一次累到他老人家赔了不少不是，而我也受到教母亲去代承受的叱责，我晓得免不了有一番教训，就早便闪到外面去，所以父亲只有向着我的母亲去发话。

“哟——号——哟，咬——咬——”种菜的人拍手跺脚在

<sup>①</sup> 相痛疼：台湾方言，疼惜。

喊鸡。

“娘的，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踏人！”喝喊既吓它不走，随着便是咒骂。

一群鸡母鸡仔在菜畑<sup>①</sup>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这时候象是听到“咬”的喊声，有些惊恐的样子，“啾啾”，鸡母昂起头来叫两三声，似是在警告鸡仔，但是过了一少时，看见没有危险发生，便又啾啾地招呼鸡仔去觅食。

“畜生，也真欺负人！”种菜的看用嘴吓不走，便又无可奈何地咒骂起来，愤愤地放下工作，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只想借脚步声要把鸡吓走。鸡母正啄着半条蚯蚓，展开翅膀啾啾地在招呼鸡仔，听到脚步声，似觉得危险将要发生，放下蚯蚓，走向前去，用它翅膀遮蔽着鸡仔，啾啾地要去啄种菜脚。

“畜生！比演武亭鸟仔<sup>②</sup>更大胆。”种菜的一面骂，一面随手拾起一支竹蔴<sup>③</sup>，轻轻向鸡母的翅膀上一击，这一击才挫下它的雌威，便见它向生满菅草<sup>④</sup>的篱下走去，穿出篱外又啾啾地在呼唤鸡仔，鸡仔也吱吱叫叫地跟着走。

“咬！”种菜的又发一声泄不了的余愤。

这一群鸡走出菜畑，一路吱吱叫叫，象是受着很大的侮辱，抱着愤愤的不平，要去诉讼主人一样。

大家要知道，这群鸡是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

① 菜畑：菜圃。

② 演武亭鸟仔：台湾有句俗语——“演武亭的雀鸟仔，不惊枪”，以喻“司空见惯”，此处演武亭鸟仔，乃言其听惯了枪声，大胆至极，根本不怕枪声。

③ 竹蔴：蔴，依辞海解为芒也，草木钉也。竹蔴，即指竹叉子。

④ 菅草：多年生草，形如茅，根短而硬，可以做刷帚及索子。



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sup>①</sup>所饲的。“拍狗也须看着主人”，因看有这样关系，这群鸡也特别受到人家的畏敬。衙门就在这一条街上，街后便是菜畑，透<sup>②</sup>菜畑内的路，就在衙门边。路边和衙门的墙围相对，有一间破草厝，住着一家贫苦的人，一个中年寡妇和一对幼小的男女，寡妇是给人家洗衣及做针黹，来养活她这被幸福的神所屏弃的子女。

这群鸡母鸡仔走到草厝口，不知是否被饭的香气所引诱，竟把愤愤的不平忘掉，走入草厝内去，把放在桌下预备饲猪的饭，抓到满地上。鸡母嗶嗶地招呼鸡仔，象是讲着：“这是好食的，快快！”但是鸡母又尚不满足，竟跳到桌顶，再要找些更好的来给它可爱的鸡仔食。桌的边缘上放着一脚空篮，盛有几片破布，鸡母在桌顶找不到什么，便又跳上篮去，才踏着篮边，篮便翻落到地面去，鸡仔正在这底下啄饭，凑巧有一只走不及，被罩在篮内，这一下惊恐，比种菜的空口喝喊，有加倍效力，鸡母由桌顶跌下来，拖着翅膀，嗶嗶地招呼着鸡，象是在讲：“快走快走！祸事到了。”匆匆惶惶走出草厝去。

大人正在庭里湿花<sup>③</sup>，看见鸡母鸡仔这样惊慌走返来，就晓得一定是有事故，赶紧把鸡仔算算看，“怎样？减去一只？”他便抬起头看看天空，看着有挟鸡仔的飞鸢，“那就奇，不是被种菜的扑死了吗？”大人心里便这样怀疑起来，因为这一群鸡常去毁坏蔬菜，他是自前就知道的，而且也曾

① 大人：日据时期，台胞对日本巡警的称呼。

② 透：台湾方言，通往。

③ 湿花：台湾方言的“湿”，指浇也、施也，如湿水、湿肥。此处“湿花”即言浇花。

亲眼看过，一面他又相信伊所饲的鸡，一定无人敢偷拿去，所以只有种菜的可疑了。“哼！大胆至极，敢扑死我的鸡！”大人赫然生气了，放下水漏<sup>①</sup>，走出衙门，向菜畑去。

“喂！你仔<sup>②</sup>，你怎样扑死我的鸡仔？”

“大人，无，我无……”受着这意外的责问，而且问的又是大人，种菜的很是惊恐。

“无？无，我的鸡仔怎减去一只？”

“这！这我就不知……”

“不知？方才那一群鸡，不是有来过此处？”

“有……有，我只用嘴啄走它，因为蔬菜被毁坏得太多，大人你看！所以……”

“你无去扑它或掷它？”

“实在无，大人……”

“好！你着仔细，若被我寻到死鸡仔……”大人象是只因为一只鸡仔，不大介意，所以种菜的能得着宽大的讯问，虽然不介意，也似有些不甘心，还是四处找寻，粪窖、水堀、竹蔴内、篱笆脚，总寻不见鸡仔的尸体。

“老实讲！弃在何处？”大人不禁有些愤愤。

“大人！无啦，实在无扑死它。”

“无？好。”既然寻不到证据，“哼！扑死更灭尸”，大人只气愤在腹里。

大人离开菜畑，沿路还是斟酌<sup>③</sup>，到那寡妇门口，被他听见鸡仔的喊救声。“嘎，这就奇！”大人心里很是怪讶，鸡仔声竟

① 水漏：浇水器。

② 你仔：日人对台胞的贱称，侮辱之意。

③ 斟酌：台湾方言，留意。

由草厝里出来。“出来时专想要去责问种菜的，所以不听见吗？”大人自己省悟着，他遂走进草厝内。厝内空空，并无人在，鸡仔在篮底叫喊，这一发见，使他很是欢喜，他心里想：这寡妇就是小偷，可见世人的话全不可信，怎讲她是刻苦的人，自己一只手骨在维持一家，保正甚至要替她申请表彰，就真好笑了，他又想到有一晚，自己提出几块钱要给她，竟被拒绝，险至弄出事来，那未消的余愤，一时又涌上心头。“哈，这样的人乃会装作，好，尚有几处被盗，还未搜查出犯人，一切可以推在她身上。”大人主意一决，不就去放出鸡仔，便先搜起家宅，搜查后不发见有什么可以证明她犯案的物件。“大概还有窝家<sup>①</sup>，这附近讲她好的人，一定和她串通。”大人心里又添上一点怀疑，不相干，现在已有确实的物证，这一只鸡仔便充足了。他心里还不失望，就去掀开倒罩的空篮，认一认所罩是不是他的鸡仔，认得确实无错，才去厝边问那寡妇的去处，既晓得是去圳沟洗衣，同时也就命令她厝边<sup>②</sup>去召唤。

那寡妇呢？她每日早起就有工课<sup>③</sup>料理给八岁的儿子去上学校，料理给九岁的女儿去烛仔店做工。两个儿女出了门，她才捧着一大桶衫裤去圳沟洗，到衫裤洗完已是将近中午，这时候她才有工夫食早饭，她每日只食两顿，俭省些起来饲猪，因为饲猪是她唯一赚钱的手段，饲大猪是她最大的愿望。

今早她照向来的习惯，门也不关就到圳沟边去，她厝里本没有值钱的物，而且她的艰苦也值得做贼子人同情，所以她每要出去，总没有感觉到有关门的必要。当厝边<sup>②</sup>来唤她

---

① “窝”家：藏也。

② 厝边：台湾方言，邻居。

③ 工课：工作、杂事。

时，衫裤还未洗完，又听讲是大人的呼唤，她的心里很惶惑起来。

“啥事？在何处？”她想向厝边问明究竟。

“不知，在你厝里。”厝边也只能照实回答。

“不知——是啥事呢？”她不思議地独语着。

“象是搜查过你的厝内。”厝边已报尽他的所知。

“搜查？啊？有什么事情呢？”她的心禁不住搏跳起来，很不安地跟厝边返去，还未跨入门内，看见大人带着怒气的尊严面孔，已先自战栗着，趋向大人的面前，不知要怎样讲。

“你，偷拿鸡有几摆<sup>①</sup>？”受到这意外的问话，她一时竟应答不出。

“喂？有几摆？老实讲！”

“无！无，无这样事。”

“无？你再讲虚词<sup>②</sup>。”

“无，实在无。”

“证据在此，你还强辩！”啪！便是一下嘴巴的肉响。“篮掀起来看！”这又是大人的命令，寡妇到这时候，才看见篮翻落在地上，篮里似有鸡仔声，这使她分外恐慌起来，她觉到被疑为偷拿鸡的有理由了，她亦要看它究竟是什么，赶紧去把篮掀起。

“啊！侥幸<sup>③</sup>哟！这是那一个作孽，这样害人！”她看见罩在里面是大人鸡仔，禁不住这样惊喊起来。

“免讲！鸡仔拿来，衙门去！”

---

① 几摆：几回。

② 虚词：谎话。

③ 侥幸：台湾方言，有二义，一指“意料之外的坏运气”；一指“缺德作孽”。

“大人！这冤枉，我……”寡妇话讲未了，“啪！”又使她嘴巴多受一下亏。

“加讲话，拿来去①！”大人又气愤地叱着。她绝望了，她看见他奸猾的得意的面容，同时回想起他有一晚上的嬉皮笑脸，她痛恨之极，愤怒之极，她不想活了，她要和他拼命，才举起手，已被觉察到，“啪！”这一下更加凶猛，她觉得天空顿时暗黑去，眼前却迸出火花，地面也自动摇起来，使她立脚不住。

“要怎样？不去？着要缚不是？”她听到这怒叱，才觉得自己的嘴巴有些热烘烘，不似痛反有似乎麻木，她这时候才觉到自己是无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开始缀着悲哀的露珠。

“看！看！偷拿鸡的。”儿童惊奇地在街上呼喊着、噪着，我也被这呼声唤出门外。

“奇怪？这妇人怎会偷拿鸡？”我很不相信，但是事实竟明白地现在眼前，她手里抱着一只小鸡，被巡查押着走，想是要送过司法。我脑里充满了怀疑，“不是做着幻梦吗？”一面想把事实否定，一面又无意识地走向她的厝去。她的儿女还未回家，只有几位厝边各现着不思議的面容，立在门前议论这突然的怪事。

“是怎样呢？”我问着在门前谈论的厝边。

“讲她把鸡仔偷拿去罩起来。”有人回答我。

“是怎样罩着？”

“讲是用那个篮罩在厅里。”

① 加讲话，拿来去：台湾方言，指“再多说话，就抓走”的意思。

“奇怪？若是偷拿的，怎罩在这容易看见的所在？那会有这样道理？”

“就是奇怪，我也不信她会偷拿鸡！”

“这必有什么缘故？鸡仔当不是自己走进篮去？”

我因为觉得奇怪，就走进厅里看看是什么样，厅里那个篮还放着，地上散着几片破布碎，地面也散有不少饭粒，篮里也还有布屑，桌面上印着分明的鸡脚迹，由这情形，我约略推想出鸡仔被罩住的原因，我便讲给她的厝边听，大家都承认有道理，而且我们谈论的中间，有一个种菜的走来讲他的意见。他讲：

“这样事，实在太冤枉了。”

“怎知道她是冤枉？”我反问种菜的。

“这群鸡先是在我的菜园里觅食，蔬菜被踏死得很多，所以我把它赶过去。”

“你看见鸡走进她厝里？”

“鸡走了，我就不再去注意，但是大人失去了鸡仔，疑是我扑死它，曾来责问我。”

“你报给他鸡走进这厝里来吗？”

“没有，这是他自己看到的，但是那寡妇去洗衣是在先，鸡仔被我赶过去尚在后。”

“你确实知道吗？”

“她去洗衣是我亲见过的。”

由这证明，愈坚强我所推想的情形，是近乎事实的信念。

“对于事情不详细考察，随便指人做贼！”我一面替那寡妇不平悲哀，一面就对那大人抱着反感，同时我所知道这几月中间他的劣迹，便又在我脑里再现出来——“捻灭路灯，偷开

门户，对一个电话姬<sup>①</sup>强奸未遂的喜剧，毒打向他讨钱的小贩的悲剧，和乞食<sup>②</sup>撕打的滑稽剧”——这些回想，愈增添我的憎恶。“排斥去！这种东西让他在此得意横行，百姓不知要怎受殃？！”我一时不知何故，竟生起和自己力量不相应的侠义心来。

“排斥？”怎会排斥他去，我一时想无好的方法，“向监察他的上司，提出告诉。”这能有效力吗？他是保持法的尊严的实行者，而且会有人可以做证吗？现时的人若得自己平安就好，谁要管闲事？况兼这又是带有点危险，诬告诬证这个罪名，还容易担得么？投书？这未免卑怯，想来总想不出好方法。

已经是隔日了，我们的保正奉了大人的命令，来调集甲长会议。“啊！这不是可以利用一下看？”我心里有了主意，便对着保正试试我的说辞。

“保正伯！那寡妇的事情，你想敢是真的！”

“证据明明，敢会是冤枉？”保正是极端信赖官府，以为他们的行为，就是神的意志，绝无错误，但是由这句话的语气，我已觉到保正对这件也有点怀疑。

“在我想，鸡仔不上半斤，剖<sup>③</sup>来也不能食，卖来也不值钱，她偷拿去有什路用，而且大家都晓得是大人伺的鸡仔，她那会有这样大胆？”

“你讲得都也有点理气<sup>④</sup>，但是……”

“这不单是推想的，还有确实的证据，昨早我曾去她厝

---

① 电话姬：女接线生。

② 乞食：乞丐。

③ 剖：宰。

④ 理气：台湾方言，道理。

内，看是怎样情形，看了后，我就晓得篮是放在桌顶，被鸡母跳翻落来，下面的鸡仔走不及，被罩住的。”

“事情怎会这样凑巧？”

“菜畑的种菜的可以做证。”

“现在已经无法度啦，讲有什么用？”

“讲虽然无用，但是这种人让他在，后来不知谁要再受亏呢？我自己也真寒心。”

“已经是碰到他，算是命里注定的……”

“不好来把他赶走吗？”

“赶走他？”

“是！”

“要怎样去赶走他？——他很得到上司的信任，因为他告发的罚金成绩占第一位。”

“我自己一个人自然是没有力量，你们若要赞成，便有方法。”

“什么方法，不相干？”

“不相干！只要这次的会议，给他开不成，允当就可以赶走他。”

“上司若有话说的时候呢？”

“就可以推在我的身上。”

“不会惹出是非来？”

“是非？那是我的责任。”

“要怎样才开不成？”

“就用这理由，讲给各人听，教他不用出席。”

“别人不知怎样呢？”

“我去试看怎样，若是大家赞成，就照所讲的来实行。”



“这里很有几个要讨他好的人，若被漏泄，怕就费事。”

“自然，形势怎样，我总会见机。”

这次活动的结果，得到出乎预期的成绩，大家都讲这是公愤，谁敢不赞成？而且对于我的奔走，也有褒奖的言辞，这很使我欣慰。我也就再费了一日的工夫，再去调查他我所不知的劣迹，准备要在他上司的面前，把一切暴露出来。

一晚——这是预定开会的一晚，日问我因为有事出外去，到事办完，就赶紧回来，要看大家的态度如何。跨下火车，驿①里挂钟的短针正指在“八”字，我不觉放开大步，走向归家的路上，行到公众聚会所前，看见里面坐满了人，我觉得有些意外，近前去再看详细，我突然感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失望、羞耻，有如坠落深渊，水正没过了头部，只存有朦胧知觉，又如赶不上队商，迷失在沙漠里的孤客似地彷徨；也觉得象正在怀春的时候，被人发见了秘密的处女一样晒晒。现在是我已被众人所遗弃，被众人所不信，被众人所嘲弄，我感觉着面上的血管一时涨大起来，遍身的血液全聚到头上来，我再没有在此立脚的勇气，翻转身要走，这时忽被那保正伯看见了，他便招呼我：

“进来！进来坐吧。你有什么意见？”他们正通过了给大人修里浴室及总铺的费用，各保的负担分配，尚未妥当。这保正伯是首先和我表同意的，我听见他的招呼，觉得了很大的侮辱，一时兴奋②起来，便不管前后，走到聚会所的门口，立在门限上讲起我意见来，我满腹怒气正无可发泄。便把这大人的劣迹横暴一一暴露出来：连及这一些人的不近人情、卑

① 驿：指车站。

② 兴奋：此处作“激动”解。

怯骗人也一并骂到。

话讲完，我也不等待他们有无反驳，跨上门限，走回家里。晚饭虽不曾食过，这时候也把饥饿忘却去，钻进自己的床中乱想了一夜。

翌早，我还未食饭，就听见父亲唤声（因为昨夜失眠，早上起来较晏<sup>①</sup>），走厅里一看，那保正伯正在和父亲对谈，看见我便笑着问：

“你昨晚饮过酒么？”

“无，无有酒。”这句问话我已晓得保正伯的来意了。

“你讲过的话，尚还记得？”

“自己讲的话，那便会忘记。”

“大人很生气，我替你婉转。恐怕你是酒醉。”

“我怕他？”

“你想想看，大人讲你犯着三四条罪，公务执行妨害，侮辱官吏，煽动，毁损名誉。”

“由他去讲，我不怕！”

“少年人，拢<sup>②</sup>无想前顾后，话要讲就讲！”父亲愤愤地责骂起来，以为我又惹了祸。

“你返来以后，我们大家和大人讲了不少话，替你讲情，大人才……，不过，你须去向他陪一下不是。”保正伯竟然不怕被我想为恐吓，殷殷地劝说着。

“我不能，由他要怎样！”

“你不给我去？！保正伯和你一同。”父亲又发话了，似有一些不安的样子。

---

① 晏：迟。

② 拢：都。

“……”

“青年人，不可因了一时之气……”保正伯又是殷勤劝导。

“总不知死活，生命在人手头。”父亲又是骂。

我觉得这款式<sup>①</sup>，对于我很不利，恰好关于就职问题，学校有了通知，我想暂时走向岛都<sup>②</sup>。遂入里面去向母亲要些旅费，不带行装，就要出门，来到厅里，父亲和保正伯尚在商量，看见我要出门，父亲便喝：

“要到何处去？！”

我一声也不应，走出门来，直向驿头<sup>③</sup>，所有后事，让父亲和保正伯去安排。

一九三二年一月

---

① 款式：情况。

② 岛都：指全岛的首善之区——台北而言。

③ 驿头：日语，车站。

## 丰 作

“发育这样好，无二十五万，二十万准有……”添福兄心里私自揣测着：“农会技手也来看过，也奖赏我栽培去好<sup>①</sup>，会社也来计算过，讲无定着一等赏会被我得来。”想到一等赏，添福兄的嘴角，就禁不住要露出欢喜的微笑来。他一面私自笑，一面还在继续着想：“粟现在虽然较起<sup>②</sup>，也即四十元左右，甘蔗一等五十四，二等五十二，甲当，准<sup>③</sup>二等算，十八万，十八万五十二元，这就有九百三十六元，粟一甲六十五石，四十二元，，也即二百七十二元，除去头家<sup>④</sup>的租金，还有六百六十四元，豆粕八十块，磷酸十二包，共要一百五十多元，蔗种三万五，会社虽未发表，一种准五厘算，共一百七十五元，踏种自己的工可以勿算，除草三次，除去自己以外，尚要五十工<sup>⑤</sup>，一工五角共二十五元，防风的设计准<sup>⑥</sup>，竹、铅线，啊！，这一项竟开去三十二元外<sup>⑦</sup>，自己二人还做去二十四工，水租八元半，采伐的时候，另要割蔗

① 栽培去好：台湾方言，即栽培得好。

② 起：台湾方言，涨价。

③ 准：台湾方言，充当。

④ 头家：台湾方言，老板。

⑤ 五十工：台湾方言，称一日叫一工。

⑥ 设计准：设施。

⑦ 外：台湾方言，多也。

根的工钱，一万大约二元，一甲就要三十六元，这样算起来一甲还有三百元长，我做这一笔二甲零，任他怎样去扣除，至少也有五百元赚，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便便<sup>①</sup>了。”想到这里，添福兄的心内真是得意到无可形容。

“哈哈！侥幸！今年的蔗价，在年头就发表，用旧年的粟价做标准，所以定得较好，以前逐年<sup>②</sup>都被会社赢去，做田人总了钱<sup>③</sup>。哼！今年，今年会社准输，糖现在讲又落价。哼！”添福兄犹自一个人坐在店仔头，嘴咬着烟管，想到他的甘蔗好，价格也好，准赚钱，真象报复了深仇一样的畅快，嘴角不时笑到流下口沫来。

看看甘蔗的采伐期到了，蔗农们忽然大家都不安，都骚动起来，因为会社发表了新的采伐规则，在这规则里最要紧的是：

凡甘蔗有臭心的，皆要削掉。

凡要纳入的甘蔗，蔗叶蔗根并附着的涂，须要十分扫除。

凡被会社认为扫除不充分的甘蔗，应扣去相当分量，其应扣的重量，由会社认定。

蔗农们议论纷纷，总讲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地在讲会社起拗蛮<sup>④</sup>。因为今年的粟价较有些低落，蔗价在年头定了有较好些，看见农民得有些利益，会社便变出脸来。蔗农们大家都不愿，不愿虽然是不愿，却不知道要怎样，不能争回他们的利益，这时候专门扰乱社会安宁的不良分子，献身于

① 便便：台湾方言，现成，备妥。

② 逐年：每年。③了钱：赔钱。

④ 起拗蛮：台湾方言，耍蛮不讲理。

农民运动<sup>①</sup>的人，便乘着这难得的机会，出来活跃煽动，一些较不安分的农民，平时对会社就抱着不满，与及前年因为被强制插蔗，亏去了做息本，希望着今年要挣回些少本钱的农民，听讲有法度好计较，大家都走到他的指导下去。

会社也伺不少爪牙，关于这起事，早就在注视蔗农们有什么举动，这规则会引起他们的不平反对，会社在先就有觉悟，所以也准备好对付的方法在等待着。

忽一早起，会社方在开始办事的时间，有一大群蔗农拥到事务室去，会社虽然自早就在注意，但是这一举竟为爪牙嗅不到，出乎他们意料外，所以也就狼狈起来，有几个象是被推举的代表，进事务室去，要求工场长会面，这时候他尚未出勤<sup>②</sup>，事务员便有所借口，暂时让代表们在应接室等待，便赶紧去告急，在惶急的时候，虽只一些时间，在他们已有重大的效用。

添福兄听着会社新定的采伐规则，也真不平，但是他却还自信他的蔗种去好，农会的技手，会社的技师，都讲他会得到奖励金，设使被会社怎样去扣除，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并不怎样失望，大家要去包围会社的时候，他也不敢去参加，他恐惊因这层事，叛逆会社，得奖励金的资格会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三四倍的

---

① 农民运动：日据时期农民运动的兴起，主要是因农民对本身被日帝压迫的觉醒意识所致。这种原因纯粹是自发的、内在的。及二林事件开庭时，日本的社会运动已表面化，新成立的日本劳动农民党，主动地派人专程来台为二林事件的被告辩护，因而建立劳动农民党与台湾农民组合的良好关系，两者关系愈良好，在观念及行动上自愈亦步亦趋，其结果不仅促使台湾农民组合走向国际化与阶级化，也加速台湾政治社会运动陆续的分裂和对立。

② 出勤：日语，上班。

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他的心里也在祝祷这次交涉，能得有好结果。

等到过午才看见一大群人返来，问起结果怎样，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被解散被驱逐，象羊群一般被几个大人押返来的。

“啊！竟劳动到官厅起来。”添福兄看见这款式，不禁在心里骇叫着，身驱也有些颤战，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sup>①</sup>的恐惧。

“代表们怎无返来，是被检束<sup>②</sup>去不是？”

“无？怎无看见？”

“怎样便会被检束？”这句应答，带有鄙笑意。

“还在和工场长交涉。”这句话才使添福兄惊惧的心，小可镇定。

“以前是在奖励期中，会社不要怎计较，所以量约，但是

---

<sup>①</sup> 二林事件：二林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农民因陈情而遭受集体迫害的开端。二林农民因受到一九二三年末议会请愿运动成功的鼓舞，又因与本本源制糖会社纠纷迭生，乃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决议组织蔗农组合，六月二十八日便成立蔗农组合总会。九月二十七日，二林蔗农组合召开农民大会，并推举代表向林糖交涉，要求商量五项问题：一、立会秤量甘蔗的斤量。二、主张肥料的自由购买。三、公示肥料的分析表。四、决定采取甘蔗的期日。五、协定甘蔗的价格。但交涉时，会社不仅不理组合要求，且更进行分化，并邀警察相助，以致在对峙中引起冲突，北斗郡即以此为借口，于十月二十三日召集几百名武装警察，进行恐怖大检举，结果因嫌疑而被捕者，竟达八、九十名之多，这便是继“治警事件”以后，同样轰动一时的二林事件。其直接结果，固然使三十九名被起诉，其中二十多名且因被判刑而身受其苦，但间接结果，却深深影响及农民运动与以后政治社会运动的进展。

<sup>②</sup> 检束：日语，拘留。

这几年来，会社真亏本——是亏到配当①去，每年配当总有二十成——所以就较认真一点，这是极当然的，譬论恁大家去买物，要买好的也要买坏的？削去臭心，扣除夹杂物，不是极应该的吗？不过凡事可以商量，恁大家若讲这法度不好，也可讲究别的方法，照恁永过②的惯例，大家来分糖也好，看恁怎样？”

这是在公正的官厅立会之下，被认为最合理的回答，也是代表们带返来给大家的，这次交涉的结果。

“分糖？这样糖价的时候，会社才讲分糖，分来要去卖给谁？不敢和他们辩论一两句，当代表干什么呢？”因为交涉是失败了，便有人骂起代表的无能来。

“干么？替恁去当西虏③，在会社个个要恶爬爬④不认恁⑤要加讲几句，哼？你就晓得，恁较能干，何不做头前，闪在后面讲凉腔话。”这也难怪做代表们的愤慨不平。

“干？拢是⑥那些人的变鬼⑦，叫人去死，自己一点也不敢露出头面。”又有对指导者发出攻击的毒矢。

“讲起来拢是组合⑧的人不好，都无奔⑨人何，偏要出来弄鬼。险惹出事来，象二林那一年，不知害着多少人。”欠训练的民众，尤其是无理解的农民，讲话却似乎真有情理。

① 配当：日语，分红。

② 永过：台湾方言，以前。

③ 西虏：日语，跑腿的意思。

④ 恶爬爬：台湾方言，凶巴巴的。

⑤ 恁：台湾方言，慧。

⑥ 拢是：都是。

⑦ 变鬼：搞鬼。

⑧ 组合：指蔗农组合。

⑨ 奔：疑为“奈”之误。



添福兄总是不失他的旁观态度，也不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他深信他会得到奖励金，自然他不愿去和会社分糖，他是承认了新定的采伐规则。结局这规则不仅添福兄一人承认，到后来也不见有一个人讲要去和会社分糖。

这一场小骚动，算会社善于措置，只一些时便平静下去，过不几日会社便动起工来，新闻纸上也看见这样的记事：

××制糖××工场，自×月×日开廓<sup>①</sup>。C区T区现在已经采收完了，其成绩去推定不远<sup>②</sup>。产糖的步留<sup>③</sup>亦佳。举<sup>④</sup>以前未有的成绩，增加约有二成半。

但和这记事发表同时，C区和T区的农民，又很不平地呼喊起来，因为采收所得的结果，蔗作的成绩，和推定产额差去很远，约减有五分之二。平素是替会社奔走的甘蔗委员，这时也怀疑起来：“虽怎样去折扣，减去百分之五，已经是大大的影响了，何况减要对半，岂有此理，削去臭心也不会削去那么多，这的确是磅庭<sup>⑤</sup>在作祟，秤量不公道。”他们不惜工夫，将另外一台甘蔗详细量过，暗做记号，和别的一齐给运搬机关车牵走去。经过磅庭，领出甘蔗单，这一意外，使两个甘蔗委员，也惊到吐出舌来，差他们量过的约四千斤，那个种蔗的人看到这款式<sup>⑥</sup>。不待委员的指示，便去请警官来立会，要求重再磅看。再磅的结果和单上所记的斤量，依

① 开廓：采收甘蔗，种之。

② 去推定不远：距预定产额不远。

③ 步留：日语，产率。

④ 举：超越。

⑤ 磅庭：糖厂秤甘蔗的地方。

⑥ 款式：情况。

然一致，立会的警官面便变起来，那个种蔗的人却惊得面色死白，两个委员着实也不可思议，便去讲给那警官听：

“这一台我们预先秤量过，确差有四千斤。”

“马鹿<sup>①</sup>。你无看见，再磅的不是同样？”

“所以奇怪，我们是真详细量过，你看！这样一台向来总是在一万斤以上。”

“今年的甘蔗大概是较无糖分，所以较轻。”

“不是，到今日的成绩，步留讲增加有二成以上，糖分那会较少，而且臭的通通削掉。”

“敢是这秤量器有故障？”

“不一定，我们来试试看。”

两个甘蔗委员，和一个警察大人，便同时立到磅台上去，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结果，自己也好笑起来，三个人共得二十七斤。这时候他的先见已经证实，随时去和会社商量，这磅庭便临时停止使用，所有未磅过的一概移向别的磅庭，别的蔗农不知为什么缘故，要多费这一番手脚，多在埋怨，来到会社的农民，他们所最注意的，是蔗单和食券，磅过甘蔗的，各个人都在争先领取，食过中午，要赶紧返去做下半哺<sup>②</sup>的工作。在面店仔食中午的时候，各个蔗农所谈论的一样是关于今年的甘蔗，怎会这样无重量的问题，讲各人虽然都晓得讲，却无一个人要去根究它无重量的原因。

添福兄的甘蔗已经全部采收了，他是极信着会社，领到蔗单，自己不识字，却也不去请教别人看，待到要发钱的时候

---

① 马鹿：日人辱骂之语，混蛋也。

② 下半哺：台湾方言，下午。

候，始提到事务室去换手形<sup>①</sup>。他接到手形和一张计算书，忽然好胆起来，很恭敬地对着那事务员问：

“奖励金有在内在么？”

“奖励金是另外授与的，你的单我看！”看过单，那事务员，便又对添福兄讲：“你的蔗，甲当<sup>②</sup>尚不上十八万，那会有奖励金？”

“啥贷<sup>③</sup>？不上十八万？，在品评的时，农会和公社的技手，都讲我的蔗种去真好，推定生产量当有二十五万，一等无的确<sup>④</sup>，二等是允有<sup>⑤</sup>，怎样甲当不上十八万？”

“哦！这我就不知道，你返去问恁区委员。”那事务员笑着回答他。这笑使添福兄惶惑起来，不知道是笑他蠢想，也是笑他什么，他已失去再问的勇气，面蹦蹦走出事务室，并那张手形是记有多少钱也没问明白。

“前借金七百四十元。”添福兄去拜托人给伊看计算书时，听见念着这一条，便一面想，一面应答。

“这一条，有有。”

“肥料代<sup>⑥</sup>，二百七十六元。”

“这一条，也有。”

“种苗代二百五十元。”

“啊，横逆一种正实算五厘。”

“利息共七十五元六角六。”

① 手形：日语，支票。

② 甲当：台湾方言，每甲以……计也。

③ 啥贷：台湾方言，什么。

④ 无的确：台湾方言，不一定。

⑤ 允有：台湾方言，定有。

⑥ 代：台湾方言，费用。

“怎么算？利息竟会那么多！”

“不知道！这单上所记的就是这款。”

“总共千三百四十一元六角六，甘蔗三十六万二千四百斤。价格千八百八十四元四角八，你领多少出来？”

“五百四十二元八角二。”

“着啦。无差错。”

添福兄带着钱要去算还头家晚冬<sup>①</sup>的租金和米店的帐、杂谷店的豆粕钱，一路上私自计算着，三七尾二十二石，一车二十二元算，须要一百七十六元四角六，豆粕说还要九十多元，“啊！”他这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他想起委员来劝诱他加入竞作时讲的话——“肥要加下些，会社配出来的不够，要二十万以上的生产，要加下些。”“加下？”现在不是加了工更加了钱<sup>②</sup>？但也觉得这时反悔已经无用，也就不去想它，复算起他的帐来，米店虽只二十外元，三条总共已经二百八十元，扣除起来，只剩有二百六十零元，后冬二甲余地的肥料粟种、掘蔗头、犁、驶手耙、刈耙，自己的工可以免算，播稻、除草，尚有到收成时，这五个月的春粮所费呢？替儿子娶媳妇？啊！伊娘咧！添福兄想到这所在，摸摸带着的钱，就不忍便去算给别人，翻着头向他自己家里返去。

“添福兄：好空<sup>③</sup>啦！领有一千多元无？”保正伯兼甘蔗委员晓得他领钱回来，便来收取自动车<sup>④</sup>的寄附金<sup>⑤</sup>。

“看见鬼！一千？也无五百。”

① 晚冬：秋收。

② 加了工更加了钱：指多费工夫又多亏了本。

③ 好空：台湾方言，指好兆头，走运也。

④ 自动车：汽车。

⑤ 寄附金：捐款。

“怎样无？你的蔗敢不是有五十多万？”

“是咧！大家都讲有，怎样采收起来只有三十外<sup>①</sup>万？”

“嗯！着奇怪咯，是什么缘故？”

“都不知咧，伊娘咧！会社抢人！”

“现在我也不管怎样，那一条寄附金，你讲领了蔗金就要缴，也着来完咯<sup>②</sup>。”

“那一条？自动车的寄附金是么？你自己记落去，我不知道，我自早就同你讲没有钱。”

“不好这款，仅仅十元，你的甘蔗那样丰收，只提你奖励金的十分一。”

“看见鬼，那有奖励金？”

“怎样？无？”

“奖励金？给你害到要去做乞食<sup>③</sup>，奖励金？”

一九三二年一月

① 外：台湾方言，多，余也。

② 着来完咯：该来付清了。

③ 做乞食：当乞丐。

## 善讼的人的故事

“先生！可怜咧，求你向志舍①讲一声，实在是真穷苦，这是先生所素知的；一具薄板仔②，亲戚间已经是艰苦负担，散人③本无富户的亲戚，志舍这样家私④，少收五钱银是不关轻重，求你做好心，替我讲一声。”

“你我只隔一竹围，你的事情我那有不知，不过头家有些皮（脾）气，我是他所用人，还是你去托一个相当的人来讲，五钱银他几嘴阿片⑤就烧去了，应当是会允许。”

“林先生，起除你，还有什么人可拜托？草 地人到这所在，不是有你在此，跨过户碇⑥都不敢，和他相当的人，要去拜托谁？总是求你做好心咧！”

“头家⑦现在又正在‘午眠’，我又不能主意，你下晡⑧再来，我替你讲一声看。”

---

① 舍：指乡绅。

② 薄板仔：指棺材。

③ 散人：台湾方言，穷人。

④ 家私：家器或家产。

⑤ 阿片：台湾方言，鸦片。

⑥ 户碇：台湾方言，门限。

⑦ 头家：台湾方言，老板。

⑧ 下晡：台湾方言，下午。

“人是昨日<sup>①</sup>就死去了，不能再放置下去，总求先生给管山的讲一声，让我们先去安葬，志舍醒来时若说不肯，总算让我欠些时，我当‘拍拼’<sup>②</sup>来清还，虽赚不到钱，儿子也须卖来还他，定不连累到先生。”

“啊！”林先生叹一下气，说：“无法度！好，我写张字你提去给管山的看，等候头家醒来，我替你讲看，不过这是不一定，钱——你也着去设法。”

林先生是被雇在志舍家里，替他掌管帐目，和办理一切事务；听说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番的后裔，现在没人晓得，但是他的性质却很率直果敢；当他遣走了来央求他的邻人之后，心里甚是不安，总在门前厝内，行来走去。

他想起头家对他所讲的话来：“在有钱人的面前，因为想得到些怜悯赏赐，人是什么都敢装做的。”他觉得这次的主意，在这款<sup>③</sup>主人之下有一点不妥，同时又对主人唯利是视的行为生起反感。——“现今是钱的天下，有钱也就有名誉幸福，但就也须有无钱的人，才见得钱的威风，无钱的人，有要使有钱的享福快乐，才有他们生存的使命，神是为着有钱的人，才创造他们的。”想到主人这样自鸣得意的态度，又勾起林先生的憎恶。

他觉得在这样主人之下服务，是真无趣，因为他自己也是无钱的人。但是再一反想。为着生活又不能就舍弃头路<sup>④</sup>，这样想来想去，林先生也自己惘惘然不知要怎样了。

① 大昨日：前天。

② 拍拼：台湾方言，打拼，勤劳也。

③ 这款：台湾方言，这样。

④ 头路：台湾方言，工作。

“喀，喀喀……”

林先生惘惘然的意识，突被这咳嗽声惊醒，他知是主人午睡已足，现在正发阿片的瘾头，他的心里愈觉不安，方才那件事，要怎样向主人讲起，犹想无意见。

“林先生！过午听讲有一个草地人，来求免收他墓地的钱，你答应他了吗？”

志舍阿片过了瘾，出来外面，不待林先生讲起就先问起来，因为早已得到家里的人报告。

“是，因为你还在睡眠中，不敢去搅醒你，我答应他先去埋葬，但又吩咐他钱随后就要设法提来交；不过我曾对他讲：头家是很有度量的人，我替你求情看，若头家欢喜，怜悯你穷苦，不收你的钱也不一定。”

“葬下去了吧？”

“不知道，大概葬下去了。”

“这样，头家让你做就好啦！”志舍显然有些不悦了：“怜悯？世间不是被这样虚诡的道德，弄到不象样？怜悯，狗才有这心情！”

“志舍！不要生气，我没有答应他不收钱，曾吩咐他下晡再来……”

“吩咐他带钱来吗？”

“是！”

“不带来要怎样？”

“让他欠一些时，他当会设法来清还。”

“你有记帐的工夫，我可没有设帐簿的费用！”

“要是没有提来，我当代为赔出。”林先生也有些不服气了。



“你既然有钱可以代赔，就不须来食头路了。”志舍也真生气起来。

“这头路，谁希罕?!”

“哼!不希罕?不希罕就须走啊?!”

“走，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林先生已忘记着家里有靠他生活的人们。

“不再央三托四才算好汉。”

“哈!哈，笑话!”志舍在林先生的眼里已失去头家的尊严了，“我现在要问你，你靠什么能力，要占有这一带山地?”

“嬉!你疯了，因为失去头路……”

“好头路!你的好抬举!闲话可以免讲!你若是不看破，不把山地舍弃，你总不会平安过日子。”

“你要吓谁呢?”

“你自谓有钱什么都不怕?好，试看姓林的手段!”

“狗屁竟也放得这么响!”

“空空斗嘴是无路用，我的薪水还有些未算，这是我的劳力所换来的，不是你的施与，我要同时提来去。”

以上是这故事的第一场面。

“林先生!这几日怎不见来?”

“前几日较有事情，此后就可以常来了。”

“较闲了吗?敢不是收冬啦?”

“我已经被辞退了。”

“怎样?志舍怎会辞去你?”

“因为一点点气，我也不高兴了。”

“富户家的头路，本不是易办，呼爷称舍，你也是唤不

顺嘴，依原<sup>①</sup>去开子曰店<sup>②</sup>较实在。”

“朋友预断我干不上四个月，但是勉强延到年外<sup>③</sup>。”

“是因为什么事？”

“因为墓地。”

“我的心中也是料想为着这层，实在每门墓地要五钱银，贫苦的人是提不起。”

“所以我想要来替他们出点力。”

“你有方法？”

“不过须拜托你帮帮忙。”

“我那有这能力？”

“就是有，所以要拜托你，详细我慢慢对你讲，总是求你方便，暂借你禅房住几日。”

“这有什么关系，只管住下去，不过我想提起官司是万万无伊法<sup>④</sup>。”

“哈哈！你免惊，我无那样蠢，现在官司是看钱的面上，靠官那有情理好讲，须借仗大众的力量。”

“怎样讲呢？”

“因为受到艰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钱银的人，世间富有的有几家？听到有人出来计较，一定会有同情。”

“也有些理由，但是我总替你不安心。”

这两个对话的人，一个当然是林先生，一个是和尚，地点是观音亭的禅房里。

① 依原：台湾方言，仍旧，还是。

② 开子曰店：指在私塾开课授徒。

③ 年外：一年多。

④ 无伊法：台湾方言，此处作拿他没有办法解。

观音亭，恰在市街的中心，观音亭口又是这县城第一闹热的所在；就这个观音亭也成为小市集。由庙的三穿进入两廊去，两边排满了卖点心的担头<sup>①</sup>，“咸甜饱巧”，各样皆备，中庭是恰好的讲古场；叹服孔明的，同情宋江的，赞扬黄天霸的，惋惜白玉堂的等等的人，常挤满在几条椅条上；大殿顶又被相命先生的桌仔把两边占据去，而且观音佛祖又是万家信奉的神，所以不论年节，是长年闹热的地方。

后殿虽然也热闹，却与前面有些不同，来的多是有闲工夫的人，多属于有识阶级，也多是有些年岁的人，走厌了妓寮酒馆，来这清静的地方，饮着由四方施舍来的清茶，谈论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而且四城门五福户的总理，有事情要商议，也总是在这所在，就是比现时的市衙<sup>②</sup>更有权威的自治团体——所谓乡董局<sup>③</sup>也设在这所在，所以这地方的闲谈，世人是认为重大的议论，这所在的批评，世间就看做是非的标准。

但是来这所在的人，虽然是具有智能的人，虽然是具有智能的阶级，却是无财力的居多，因为有财力的乡绅，自有他妻妾的侍奉，不用来这所在消耗他的闲岁月。因为这样关系，这所在的舆论，自然就脱离了富户人的支配，这些事情对于林先生的故事，也是真有影响。

志舍自林先生走后，平添了无数烦恼，这烦恼虽不是林先生作弄出来的，但以前确是未曾有过。怎样一时百姓会不驯良起来？本来是交了钱，才去做风水，现在死人埋下去后

① 担头：台湾方言，摊子。

② 市衙：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

③ 乡董局：相当于现在的乡公所。

还是不交钱，管山的虽然去阻挡，大家总是不听，甚至有时还受到殴打。象我们这地方，有几万人的城市，一日中死的是不少人，全都是扛到山顶去埋葬，这是志舍一个真大的财源，现在看看要失去了，他怎会甘心，就仗着钱神的能力，去要求官府的保护。

不先不后，同这时候，林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诉去。告的是：志舍不应当占有全部山地做私产。他的状纸做得真好，一时被全城的百姓所传诵。大意是讲：“人是不能离开土地，离去土地人就不能生存，人生的幸福，全是出自土地的恩惠，土地尽属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论什么人，应该享有一份土地的权利，来做他个人开拓人生幸福的基础；现在志舍这人，没有一点理由，占有那样广阔的山野田地，任其荒芜墟废，使很多的人，失去生之幸福的基础？已是不该，况且对于不幸的死人，又征取坟地的钱，再使穷苦的人弃尸沟渠，更为无理。所以官府须把他占有权剥夺起来，给个个百姓，皆有享用的机会，又可以尽地之利，是极应当的事，官府须秉王道的公平，替多数的百姓设法。”

这张状纸会被这样多数的人所传诵，就因为这意见是大家赞成的，不单是城市里的人，就是村庄的做穉人<sup>①</sup>听着这事也都欢呼起来；多数的人——可以讲除起志舍一派以外，多在期待着这风声能成为事实，同时林先生也就为大家所爱戴了。

本来百姓的愿望，不能就被官府所采纳，因为百姓有利益的事，不一定就是做官人的利益，象林先生所提起的告诉，虽然是为着无钱的百姓们的利益，又不和官府的利益相冲突，

<sup>①</sup> 做穉人：种田人，庄稼汉。

但是做官人完全得不到利益，做官的是不缺少五钱银买坟地的钱，甚不以林先生的告诉为是；一面志舍又在要求保护他的利益，究竟还是钱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们不遵向来的惯例，不纳志舍的钱，便讲是林先生煽动的，用那和谋反一样重大的罪名——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监。

百姓们听到这消息，可就真正骚扰起来了，尤其是大多数无钱的人，更较激昂。

“为着大家的事，把林先生拿去坐监，这是什么官府？”

“食我们大家的俸禄，却专保护志舍一家，食钱官①！”

“打！打到志舍家里去！”

“打！打到官衙去！”

“打！打！打去！”

这喊声由观音亭口喊起，到县衙口已经是聚集了好几百人，有的冲进县衙把鼓乱撞起来，县大老爷原有些手腕，问到骚扰的因由，也不小胆怯，随时升堂。

“放出我们林先生来！”

“还我们林先生！”

这些人看见大老爷坐堂，便一齐这样喊起来，形势真有点紧张。

“这公堂的地方，不许大家喧哗！”

二爷把大老爷的话译给大家听，教大家肃静。

“有什么事情，可推举几个人来商量，大家这样喧哗是办不成事。”

对大老爷这样的要求，大家一时失去了主意，暂时转觉

① 食钱官：台湾方言，贪官也。

静默，有几个人便自以为首事<sup>①</sup>，走上公堂去。

“事情可以和这几位为首的人商量，大家请散去，等待回复就好了，大家在此反有碍公事。”

二爷又替大老爷来教大家散开去。大家虽不愿意，但受不住衙役的催赶，便一起退出县衙，又再聚集到观音亭口去。

但是等了好久，总不见那几个人自以为首的出来，就使了几个人去看看什么形势，回来的报告讲：

“县衙已经关起了大门，里面不听见有什么人声。”

这分明几个为首的人，也被关起来了。百姓们听到这消息，更加激愤，有的人便走进观音亭内，去讲究和县大老爷计较的方法。

隔日不单是城市的人，村庄的穷百姓也成群结队集到观音亭来，这条街直连到衙门口，尽被人塞满了；个个人的面上，都现着兴奋<sup>②</sup>紧张的样子，真象战争就要开始一款<sup>③</sup>。在这人群喧闹闹闹的中间，突然有：“罢市！不关门的先抢他！”的喊声喊起来；不一时，街头传到街尾去，“乒乒乒乒”霎时间全街面的生理店<sup>④</sup>皆把门上了锁。

“打！打进衙门去！”

喊声一起，县衙大门，便被撞开了。古早的百姓真是凶蛮，动不动就直接行动起来。永过的官也怕惹动了百姓，因为永过的做官人就视做官和做生理一样，总想由做官来赚钱致荫子孙，所以常怕顶戴被摘去。象这样民众的骚动，已经

① 首事：带头的代表。

② 兴奋：此处作“激动”解。

③ 一款：一样。

④ 生理店：生意在台湾方言中叫做生理，生理店即商店。

不是几个衙门可以镇压得住，要去求协台派兵队来那问题就大了。地方有了反乱，是关碍地方官的前程，这时候要保住做官的顶戴，只有对百姓让步，别无他法了。

林先生和那几位为首的人，虽然被众百姓的热情所解救，恢复了自由的身躯，但是他所提起的告诉，一些些也没有结果，一面林先生看见志舍雇来不少民壮，时时在巡视山场，没有纳他的钱，绝对不许埋葬，甘心把钱供给流氓罗汉<sup>①</sup>，不肯对贫穷的人同情一点，愈使他愤慨；一面又被大家热烈的应援所激动，遂下了决心，似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

上府城去，向道台告了一状，因为这也是志舍金钱的势力范围里，到底也是无法度。

“受到大家这样援助，我真感激，不过这去不知会成功不会？在我想：公道还未至由这世间灭亡，大众的穷苦，苍天是看到明明白白，一定会同情的，强横的若真没有果报，那样世间也就可知了！总是天道是难得讲，而且似乎可凭，也似不可凭，原是尽我们的力量做去，若不成功也对得起自己。此去路程遥远，会得再和大家相见不会，亦属不可知；但是事情的结局怎样，大家自会得到消息。大家这样热诚，我真受不起！”

“林先生！保重……公道还未灭亡呢！”

“林先生太为难你了，一路小心！听讲他买嘱了不少歹人。”

“林先生不相干，歹人未至全无心肝！”

“林先生！保重。”

<sup>①</sup> 罗汉：台湾方言，无职业，游手好闲之徒。

“林先生！林先生！……”

在这林先生的呼声里，开船的锣声快快快地响起来了。船家也烧起纸钱，帆也张满，风也正紧，一经拔起铁锚，乘着潮水，船就开向港口出去，鹿港到马尾，原不须几日水程。

林先生到了福州，因为人面生疏，地头不熟，只得住到客店去。

有一日，林先生探听总督衙的门路，归来时经过茶楼门口，他亦听见讲茶楼是消遣的所在，不时有各种的人出入，所以也就走进去，喝茶之外还想听点新闻；当他找到了座位时，听见人家正在谈论他的事，大概是载他的船，同时也把他的事运了进来，因为讲的人不认识他，便让他们插些枝叶，讲古似的谈论下去。

“听说他进省城来了，不晓得实在不实在？”

“实在的，有人和他同船来。”

“现在呢？”

“住在埠头客店里。”

“啊！有闲空儿，须来去见识这样一个人物。”

“要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同道。”

“实在须来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样逐<sup>①</sup>个人对他仰慕，反使我们林先生不安起来，而且独自一个人默默饮着茶，也觉无甚趣味，正想回客店去。

“先生！请我喝杯茶可以吗？”忽然受着一个不相识的形狀有似乞食的人乞求，林先生一时惶惑，应答不出；那个人却似很熟识，自去林先生对面坐下，便又问道：

“先生似不是本地的人？”

---

① 逐：每也



“是，贵地方是初到的。”

“听你的口音，是不是由厦门来的？”

“是由……”

“喂！”跑堂的看见座上有了客到，便来冲茶，那个人遂又吩咐说：

“有好的点心再拿两份来！”吩咐后又转向林先生：“是由台湾？来多久了？”

“刚来不久。”

“有什么贵事？”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没有事情？”那个人似不相信，随后又问：“先生是不是姓林？”

“是！贱姓林。”

“哈！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为着讼事<sup>①</sup>来的。”

“……”林先生被他这话所吓，一时竟不知要怎样应他。

“不要恐怕，而且也不须瞒我，先生所要做的事，我已经得清清楚楚了，我一点亦不会去妨碍先生。”

“嘎！嘎！”林先生只是强笑着，依然不回答。

“不要紧，别人是不会注意到的，来这里喝茶的人，只会消耗光阴，说说笑笑，做不来什么事。”

“但是……”林先生还是踌躇着。

“喂！跑堂，拿开水来！”那个人一面唤跑堂，一面由怀中摸出一只小茶壶来，放到林先生面前去，珍惜地笑着对他道：“请先看看详细，这一只茶壶就吞尽了我一分家财呢，哼！我先人遗留给我的田园厝宅，就尽装在这里。”

① 讼事：争辩曲直于官吏也，叫“讼”；讼事，即官司。

“这？是什么缘由？”林先生有些不自然的疑问。

“可不是？我平生别无嗜好，爱的只是几瓯好茶，什么珍贵的茶叶我都尝过，用的就是这个壶，用久了，茶的精英尽吸收在这壶里，先生！请打开壶盖闻闻看！”

“是么？”

当林先生俯下头正要嗅嗅茶壶底味儿，跑堂已经拿来了热腾腾的一壶开水。

“对不住！先生！请让我泡茶。”

“还拿点糖来！”林先生忙抬起头来，一边擤着鼻子，一边向跑堂叮嘱着。

“唔，先生！我拿去——”放下水壶，跑堂的准备着取糖去。

“不，用不着，这壶子就没放茶叶，单挪开水泡下去，已够香甜啦。”

好象要证实他那茶壶的好处，那个人连忙阻止着，一面又郑重地亲自拿起水壶来冲罐，然后，放下茶叶去泡。

一会儿之后，一缕缕茶烟，已从两人面前的小茶瓯里冒起来了。

“这味儿你道怎样？先生！”那个人嗅了嗅茶烟，得意地向林先生说。

“唔，果然很好！”跟着，林先生也嗅了两下。

“我先问你，呈子送进去未<sup>①</sup>？请相信我，设使你被我骗去，亦不过这一杯茶和这一碟点心。”

茶入喉咙，那个人振作振作精神，又开始谈正经事了。

“还未送上去。”林先生似有了决心，相信这个形似乞食

<sup>①</sup> 未：没，语尾问词。

的，是可以讲话的人，遂坦白地对他讲：“正在思考，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意思。”

“先生所想写的，请先讲给我听！”

“想先把大多数百姓的困苦讲起，然后才讲那土豪霸占那样广阔的地土，更使一般的百姓难堪。”

“这意思还不错，我有十六个字请先生写进呈子里去，我想当会使先生所写的增强了力量。”那个人遂用指头蘸着碗里的茶向桌面写着——“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

林先生看见这十六字，心里大着了一惊，这正是他所想讲而想不出怎样去表现的意思，遂紧紧地握住那个人的手道：

“先生！真真费你的关心了，先生贵姓呢？”

“哈哈！有没有效，还不可知呢，问要做什么？”

“先生的指教，使我真有得益，而且也坚强我的自信。”

“先生也不是为着谢礼才出来的，我算不白费先生的茶点就可以了。”

“总是求先生赐个名姓！”

“哈哈！”那个人不再讲什么，笑着走出去，林先生要挽留他亦来不及了。虽问到跑堂的亦不知他是什么样人，而且讲是不常见他来的，这使林先生惊疑了好久。

过了些时候，我们的地方就得到林先生在省城打赢了官司的消息，志舍的山场自然是舍做公塚，牧羊放牛也不须再到大肚溪边去，穷苦的人也可以去拾些柴草，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却是一向杳然，所以大家就疑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有人就以为是他的对头买人陷害了。究竟如何？总无人知道，此后百姓的困苦，算已解除了，死的人也得了长眠之地。时

日过久了，林先生的事也自然由大家的记忆中消失去。

这故事的大概，听讲刻在一座石碑上，这座石碑是立在东门外，现在城已经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么所在，惹起问题的山场，还留有一部分做公塚。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 不幸之卖油炸桧<sup>①</sup>的

现在夜也长得多了，本来我早上睡觉，通在六下钟<sup>②</sup>才能起床，起床的时，总是红日满窗、市声喧闹。怎么样今早眼儿睁开，窗上还黑漆漆，四下里都很沉寂，连卖早点的亦都没有声息，但是我已睡够了，再睡也睡不下，那就起来开门，站在街当中，望望天色。在东北角上，北斗星尚荧荧地挂着，丝丝的晓风带有些霜气，刮在脸上如受刀刺的一样，噁啮耐不住了，我就关门进去，然已远远地听着：

——烧的<sup>③</sup>油炸桧——烧的啦——

那袅袅的音波之声，自门缝里透进来，那肚子里的虫，亦就作怪起来，不把些东西安慰它，怕不答应了。乃再把门撬开，一会儿那孩子捧着一筐热腾腾的东西来了，站在门口儿说——

**孩** 先生今天怎么特早起来，要么？

**我** 不早啊，六下多钟了，我在这里等汝好一会子<sup>④</sup>。

我们本是旧交关<sup>⑤</sup>主顾，平时我未起来，他就站在门前叫我声，等我没答应，才别处去。这回因肚子饿，我就向他多买些，看他尚穿单衣，乃问他——

① 油炸桧：油条。

② 六下钟：六点钟。

③ 烧的：热的。

④ 一会子：一会儿。

⑤ 交关：交易、买卖。

我 天气冷了何不多穿一件吧？

他红着眼眶，斗着齿牙，颤声地回答我——

孩 还不觉得什么冷，先生不再要么？

我 够了。

他提高嗓子喊着卖向别处去了，我亦就进屋子来，想要烧火煎茶，火还没着，他的卖声忽半路停了，哀哀忽地哭起来，怕惹了什么事，我走出来看。唉！却是在派出所前被警察拉住。犯着什么事呢？我独自语着就跟前去，听着警察说：

警 汝这该死的小畜生，只顾大呼小叫，不管人家正在睡觉的时候，把人家搅醒？

啊啊，就为这样事。我就替他求情说：

我 大人饶他这次吧，小孩子原是不小心，不晓得大人正做好梦。

警 事情汝不晓得，这野奴才们，汝们土民，全不怕规纪，只有打啦罚啦，还小<sup>①</sup>怕着，恕他不得！

我 他小孩子做的是不成生意，那晓得有这样规则，且不大声叫卖，人怎晓得？生意就做……

警 谁叫他做这样生意？他猛力地说。我吓的一跳，却听着。

孩 我母亲教我，要不出来卖，就没有饭吃，卖不去回家亦没有饭吃，若不高声唤卖，生意就做不成了。

孩子似得到同情，欣慰的诉说他的苦。

警 那——做贼去好啦！

我 唉……

警 关汝这狗什么事？走开！遂向孩子说：

① 小：稍。

进来！那孩子停顿一下。

**孩** 大人我不敢了，我早饭还没有吃。

**警** 不进来么？把他脸上一批，硬扭进衙去说：

站住！不要走！说罢自踱进里头去。

那孩子脸上现着五条指痕，泪簌簌落，手捧筐子，站在那边，只是颤巍巍的望着我，我只叹一个气亦就回来。

下午我从城外要回来，在破城边又碰着那孩子，靠住城壁嚶嚶的啜泣，看着我，哭声越大起来，我近前去安慰他一番，他暂时亦就不哭。我乃把早上的事问他，他忍住泪咽着声，说——

**孩** 先生回去了好一会，那大人正服出来佩上剑，要出门去，我再求他放我，被他再打一巴掌，眼都生火了，他出了门回头说，汝不要走，走了就罪上加罪！

**我** 以后呢？

**孩** 等到将过两下钟<sup>①</sup>，他回来了，带有点儿酒意，坐在案桌边，就问我家里、名字、岁数，我一一回答了他，他把一本小册子翻翻看，就说可怜我年纪还小，这回算饶了我免罚，我听罢就要出来，他大声说怎么样不叩头？我吓一跳，连忙给他叩个头并道一声大人恩典。

我笑了一笑，再问他：

**我** 汝就回家里去么？

**孩** 是，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娘看货全都未卖，不问什么把我拽倒就打？

**我** 是亲生的么？

**孩** 不，是我爹再娶的，她说我只贪游耍，不顾生意，把

<sup>①</sup> 两下钟：两点钟。

些货都弄坏，折了本钱，要我赔她。

我 汝不把……

孩 我把早上被警察拉去告她，她说没有那样残酷的大人，道是我撒谎，就把我再打一顿。

我 打完亦就算了，汝为什么跑出来？他咽声——

孩 不不——她这样的那就好啦，奈她又说我游戏的够啦，肚子会饱了，可不用吃饭啦，赶我再去游戏，不容我在家里。

说罢望着我哭，我很可怜他，想了几番倒亦没有甚法子可救他一救，要把钱给他买一顿吃，掏索自己身上却一分钱没有，乃问他——

我 汝爹爹呢？

孩 爹爹亦怕她，看我被她打骂，亦只好暗地里陪我淌泪。

我默默地看他只没有办法想。

唉，日头是要下去了，四下里乌黑起来，北风簌簌的响，夜气冷了，薄薄的裤子是耐不来了。我就殷勤勤地劝他——

我 小兄弟回去吧，她这回以后包管不再打汝，晚了冷了回家去的好。

他含着两眶泪，依依地沿着城脚走了，我心里迷惘地看他去的远才说一声：小兄弟，

——祝汝幸福无穷——

创作日期不详



## 阿 四

在一个车里，阿四很快意地倚在车窗眺望。

阿四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抱有远大的心志，无穷的希冀，很奋勉地向着那可以实现他志望的道上，用着他所有生的能力前进着。

他初由医学校毕业，由学校的介绍，现在是要到一个地方医院去就职，这是他理想的世界转向实际社会的第一步，和复杂的人类接触的起始，也是他要实现他志望的实际工作的第一程。

他还保有儿童时代的天真，并且未改掉学生生活的浪漫。他打开车窗，向车外了望，他看见田畴中青青的禾稻，竹围里翻翻的芭蕉，苍翠的山光，涟漪的水色，什么都觉得生意饱满、生机活泼，也便感到他自己的生生活很丰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觉满意地独自发出微笑来。

他旁边坐着一个日本人，不晓得是看着他自喜的态度可笑，也是<sup>①</sup>看出他尚有儿童的纯真可爱，竟和他攀谈起来。

伊问他学校里可有日本人。他说先生<sup>②</sup>是内地人<sup>③</sup>，学生多是本岛人。伊似晓得他的意思是说一切同是日本人，所

① 也是：或是。

② 先生：老师。

③ 内地人：日据下台湾，日本本土称内地，台湾称本岛。

以伊就说伊所说日本人就是指内地人，可是台湾人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还是说日本臣民较切当<sup>①</sup>。似在暗笑他不晓得有所谓的种族的分别。

这句尖利的话，在阿四无机的心上，划下第一道伤痛的刀痕。他觉得人们的实在想法，竟不似他意想中那样，究竟那样是怎样竟也说不出，已经被那句话破灭了。

阿四暂时也觉得有一种无谓的惆怅。但是他还憧憬于前途的光明，一时的惆怅，不能便使光明变成黑暗。

阿四到医院受命那天，他觉得他在学校中所描绘的理想事业，将有破灭的危险，他便把神经特别地紧张着，想和这恶环境斗争一下看。

他的俸给<sup>②</sup>使他吃惊不小，不及同时拜命的日本人一半，又且事务长向他说，宿舍因内地人医员增了人，你们没处可住了，自己去租，宿舍料<sup>③</sup>规定本来是十五元，因为是台湾人，六割<sup>④</sup>，九元，独身又再七割六元三角，可在这范围内，自己去寻一间。因为是台湾人就可以住较便宜的家屋，这有什么理由？他拜命初初，也不敢质问，只有忍受着。

翌日院长又向同时任命的台湾人说，你们一两年后是要去开业的，到医院来说是给医院服务，毋宁说医院供你们实习较实在，我也认定你们是来实习的，所以各科都任你们去见学<sup>⑤</sup>，医院给你们特别便宜，希望你们对医院不可有无理

---

① 切当：恰当。

② 俸给：薪水。

③ 料：日语，费用、津贴。

④ 六割：日语，六折。

⑤ 见学：日语：见习。

的要求。

阿四的自尊心，给这番话破坏到无余了，医院简直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医生。唉！这样的侮辱，阿四想，就要厌憎吗？不能向他抗议一声吗？结果不能，别人皆表示着十分的满足。

阿四伤心了，还希望执到实务以后，能有改善的机会。一月等过一月，将过了一年，他所执的事务，依然是笔生<sup>①</sup>和通译<sup>②</sup>的范围，他不能忍受了，翌年捉到了机会，便向院长提出希望，对主任陈述要求。结果非仅不能见容，并且生出意见的冲突，伤了互相间的情谊。他所受的待遇，就更加冷酷了。两年后，他便决心把研究欲抛掉，把希望缩小，也晓得他所理想的事业，是不易实现了，就把医院的职务辞去。

他回到家里，周围的人都劝他开业，说做医生一年间至少也有几千元赚，他本要求家里再供给他几年学费，看这样子一定是不可能了，便也顺从家人的劝说，在自己的乡里开起业来，他想自己替自己服务，一定比给人服务自由得多。谁想开业以后，不自由反更多，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传染病法规、阿片<sup>③</sup>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他不平极了，什么人们的自由？竟被这无有意义的文字所剥夺呢？但是他空晓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脱的方法来。

① 笔生：抄写员。

② 通译：翻译。

③ 阿片：鸦片。

时代进行着，不断地向着善的美的途上，时世的潮流，用它排山倒海的势力，掀动了世界，人类解放的思想，随着空气流动，潜入人人的脑中。

台湾虽被隔绝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却不能被海洋所隔断，大部分的青年，也被时潮所激动，由沉昏的梦里觉醒起来。

况且有海外的留学生，台湾解放运动的先觉，输进来世界的思潮，恰应付着社会的需求，迄今平静沉闷的台湾海上，翻动了第一次风波。

阿四的朋友，也有不少留学生，尤其不是那挂名算额<sup>①</sup>的留学生，多是热情的有思想的进取的，抱有牺牲精神的少年，有的专意来拜访他，并下游说，说台湾议会请愿的经过，期成同盟会设立的主旨，阿四到此才恍然于他前此所不平的原因就在此。因为全民众所须遵守的法律，任一部分人去制订，才生出这遗憾来，他以前不晓得这也是有补救的方法。他的朋友又说，这是属于政治一方面的运动，单是政治运动，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为多数的民众若不会共鸣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须从事民众的启蒙运动，台湾的民众所受的政治上的压迫痛苦也已够了，所受官权的欺凌不能再容忍了，吾们向大众宣传他们所受的痛苦的原因，向他们表示同情，教他们须求自救，他们一定波涌似的倾向到吾们这边来。所以文化协会能当此时机设立，适应着社会的需求。阿四本是文协会员，他记起发起者蒋氏<sup>②</sup>推荐他当理事时，他曾写这样一张信：

① 算额：充数。

② 蒋氏：蒋渭水先生。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创事业是为吾台三百余万苍生利益打算，仆亦台人一分子，岂敢自外，但在此时尚非可死之日，愿乞把理事取消。……

辞去理事，当时未免有过卑怯，今日听朋友的启示，他的欢喜有似科仑布的发现美洲，也似溺在深渊，将失去自浮力的时候，忽遇到了救命艇。因为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经验的痛苦，所郁积的愤恨，一旦晓得其所以然，心胸顿觉宽阔了许多。

阿四此后便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文化讲演会，也常看见他在讲坛上比手划脚，也曾得到民众热烈拍手的欢迎。阿四这时候总觉得他前所意想的事业尽属虚幻，只有为大众服务，才是正当的事业、光荣的事业。

当一个暑假，东京的留学生组织一团讲演队，想为台湾民众的文化向上尽一点微力，但是支配阶级<sup>①</sup>一方面，被久来的传统思想所支配，以为民众是冥蒙无知，较易统治，若使他们晓得有所谓民权，有所谓正当的要求，晓得官民原属平等，便于他们的统治上有所不便，因为支配阶级扬威惯了，蹂躏百姓们惯了，所以对于这一团讲演队便多方阻碍，务使他们不能向民众开口，可是支配阶级这时候尚有些顾虑着法的尊严，不敢无理由把讲演团解散，只能恐吓一般无知的百姓，或示意那些御用绅士，凡有可以讲演的场所，一概不可借给讲演队，所以讲演队归到台北，就到处碰壁。后来探听着这消息，便向支配者提出抗议，支配者毫无勇气，竟否认他非法的干涉。所以讲演队只滞留在台北，暂时想不出方法来。

<sup>①</sup> 支配阶级：指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者。

这时候阿四地方的青年会方才改组过，以大穗氏为中心正在活动，阿四也是委员，他们闻知讲演队正在台北受到阻碍，便不顾支配者的威吓，决然把青年会所常利用的场所，提供讲演队，并为计划一切便宜，使讲演队得向大众们发出第一声的呼喊，这声音波动传到世间去，激动着平静的空气，台湾顿时刮起了台风。

事后，当地的支配者们以为这几个应援<sup>①</sup>讲演队的人，有冒渎着他的威严，但在法的范围里又不能平白加以罪名，得任他处理，便欲教本地的绅士，提出家屋无断使用的告诉<sup>②</sup>，幸喜这几位绅士尚知顾全大体，不应支配者的所求。他们没法子，只能行使穷余的下策，把阿四外三人<sup>③</sup>的开业医，用什么阿片取缔细则告发，因为药品中有阿片末的缘故，还幸此时司法犹尚公正，也晓得地方官吏是要阿四们晓得他是有权可以自由行使，是干犯不得的，目的就达到了，故正式裁判的结果俱得无罪。

阿四并不因此有所畏缩，还是热心于启蒙运动，他到处讲演，觉得许多同志中，原是旧时同学，他忽觉有一道光明闪耀眼前，他忆起他校长的话了：“将来的台湾会成为医学校卒业<sup>④</sup>生的台湾。”这不是指此而言吗？学校长的预言，加添了阿四不少的勇气。

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太阳犹在地平线之下，大地尚在黑暗之中，阿四医馆的门前忽来一队警官，把前后门守住，始敲门进去，没有提示检察的搜索令状，也不管阿四

① 应援：日语，支援。

② 擅自使用家屋的告诉。

③ 连阿四四人。

④ 卒业：毕业。

承错不承错，便把家宅搜索起来，搜到近午，搜出二张贺年信片，三张议会请愿的趣意书<sup>①</sup>认为是重要书类<sup>②</sup>，和同阿四一起，被带到郡衙所<sup>③</sup>去。阿四的家族，不知是犯着什么罪过，一时慌张起来，同时屋里也堆满了慰问的人，暂时之后，由人们的传说，才晓得同时被搜查的有四处，同时热心社会运动的人，始少宽心，已明白不是为自己个人的事，一到下午，并知不是限于一地方，是亘乎台湾全土，一时被检举，共有三十余人。<sup>④</sup>

议会请愿继续到三四年后，因宣传的效果，参加署名之人，更超出千名以上，支配者们就起了恐慌，怕赞成者愈多，会影响到他们的支配欲。便想藉他们的权力，来遏阻它的进展，遂将参加者之中，直接在他们支配下的人，一切罢免，藉以示威。谁知其结果正相反，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知支配者已在内怯，对议会请愿更加注意，赞成者愈加增多。

所以就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骚动，这次因为范围广阔，实替议会请愿作有力的宣传，且人民的心里，皆以为支配者所忌的事情，一定于人民有利益。便也认定……议会的设置，是台湾解放上唯一的方法，自然而然对于这次被检举的人，也就生出无限的崇拜。

事后阿四被认为罪状较轻，和其外十数人，只受到三周间的拘留，即被放免，其余的人拘留六个月后，才付于公判。这次的裁判，司法当局受到权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

① 趣意书：发起旨趣书。

② 书类：文件。

③ 郡衙所：郡公所。

④ 即治警事件。

严了。三审的结果，各判为有罪。

阿四受到这次压迫，对于支配者便非常憎恶，把关联于他们的事务，一律辞掉，决意也不和他们协作。觉得以后的压迫一定加倍横虐，前途阻碍更多。但他并不因此灰心退缩，还是向着唯一光明之路前进。

一日应T地同志的邀请，到那边去讲演，当时正值竹林事件发生的起头，几万人的关系者，生路将被断绝，正在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忧伤、恐惧、怨愤、交并一心，苦于无法自救，但是，他们尚有一线的希望，维系于文化会<sup>①</sup>。他们晓得文化会是要替大众谋幸福的，所以抱着绝大的期待，想望能为他们尽一点力，使生活不受威胁，得有一点保障。这回听说有文化讲演，他们虽住在较内山<sup>②</sup>的人，也不怕几十里路的跋涉，齐来听讲，希望得些安慰，并且于生的长途上，能付给他们些微光明的引导。他们到了T市，一起拥到讲演的面前去，想瞻仰讲演者，他们想象中的救世主的丰彩。在这一行的面前，他们一人一嘴，诉不尽他们所受的痛苦，在他们的意识里以为一定能替他们分忧，各个人怕得不到诉苦的机会似的，争先开口陈述。

阿四看这种状况，心里真不能自安，他想大众这样崇仰着信赖着期待着，要是不能使他们实际上得点幸福，只使得痛苦的由来，增长不平的愤恨，而又不给予他们解决的方

<sup>①</sup> 湾台文化协会——日据下台湾非武力抗日民族运动的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创立，会员一千三十二名，几乎网罗当时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一大半。包括：发刊会报、设置读报社、举办各种讲演会、开办夏季学校、文化讲演会、召开无力者大会、文化话剧运动、组美台团巡回放映电影……等激扬民族意识、启蒙文化思想、促进农民工人觉醒……的活动。

<sup>②</sup> 山：即山地。



法,准会使他们失望,结果只有加添他们的悲哀,这不是转<sup>①</sup>成罪过?所以他这晚立在讲台上,静肃的会场,只看见万头仰向,个个的眼里皆射出热烈希望的视线,集注在他的脸上,使他心里燃起火一样的同情,想尽他舌的能力,讲些他们所要听的话,使各个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着未来的希望,把着欢喜的心情给他们做归遗家人的赠品。

本篇残作,很象是赖和先生的自传体小说,可惜是残作。创作日期不详。

① 转:反而。

##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赖和先生

许觉民

台湾新文学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发生发展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的中国文学，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大陆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各位作家、各位台湾同胞一起纪念“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说明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新形势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赖和先生原名赖河，字懒云，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等。一八九四年四月出生于台湾彰化县。一九一四年毕业于台湾医学校。一九一七年，内渡祖国大陆，在厦门博爱医院服务。一九一九年返回台湾后，在彰化开设赖和医院。一九二一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当选为理事。一九二六年以后，主编《台湾民报》文艺栏。一九三四年，加入台湾文艺联盟，当选为常务委员。一九三八年，经由日本再次前来祖国大陆东北和北京游历。他在开业行医治病救人的同时，积极倡导抗日爱国的台湾新文化运动，采用汉语白话文进行新文学创作，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位取得卓越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曾经两次被殖民当局逮捕入狱，长期积劳成疾，一九四三年一月因心脏病逝世于彰化，享年四十九岁。

赖和先生逝世以后，台湾文坛始终一致公认他为“台湾

新文学之父”、“台湾新文学导师”。他为贫苦群众看病，不取分文，不收礼物。而且，每到年终，就把患者欠债的账本烧掉。他的开业收入，统统拿来资助抗日爱国斗争，以致他逝世的时候仍然一贫如洗。他被人们称誉为“彰化妈祖”、“和仔仙”。人民群众还相信他坟墓上的野草可以治病，争相拔取，并相传赖和当了“城隍爷”等等。

二十年代中期展开的台湾新旧文学论战，赖和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新文学主张。他反对为殖民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提倡“有台湾色彩的文学”，也就是有中华民族色彩的文学；批评脱离民众的旧文学，以及旧文学家“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的脱离现实的倾向。他提出“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新文学应“以民众为对象”，要反映“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他要求《台湾民报》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嘹亮地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在台湾新文学创作实践上，他是台湾汉语白话文创作的先驱和奠基人。他不仅是一位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又是一位热血沸腾的爱国诗人。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十四篇、诗歌十七首、随笔杂文、狱中日记等六十余篇，以及旧体诗词一百多首。一九七九年，台湾李南衡先生主编、出版了《赖和先生全集》。

赖和先生的文学活动，具有以下三点突出的特色：

第一，鲜明的民族性。赖和先生生长在殖民地时期，受的是日文教育，但他从不采用日文写作。他在创作上最为关切的主题始终和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赖和先生常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殖民统治当局的警察

网，指向帝国主义殖民制度。例如《一杆秤仔》、《不如意的过年》、《惹事》等小说。他的一系列革命诗篇，洋溢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是刺向日本殖民统治的匕首和投枪！新诗《觉悟的牺牲》（一九二五年）热情歌颂了二十年代台湾第一个蔗农团体“二林蔗农组合”所领导的抗日事件。长词《流离曲》（一九三〇年）愤怒控诉了殖民当局掠夺农民土地，逼使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暴行，唱出了台湾农民由失去家园而觉醒反抗的战歌；表达了对“天的一边，地的一角，有旗飘扬”的“理想之乡”（暗示祖国人民革命）的向往。一九三一年发表的长诗《南国哀歌》是为哀悼高山族同胞英勇壮烈的雾社抗日起义而作，表现了中华儿女“为着子孙斗争”，与异族统治不共戴天的浩然正气。赖和先生于一九四二年就在旧诗《绝句》中写下了“日渐西斜色渐昏，炎威赫赫更何存？”的诗句，预言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灭亡，呼唤着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二，高度的人民性。赖和先生具有为民众讲话，为民众抗争，并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来启蒙民众。他以极其悲愤的胸怀，在《可怜她死了》、《丰作》等小说中，描绘了台湾工农劳动者的苦难，塑造了农家姑娘阿金、老蔗农添福伯、小菜贩秦得参等善良而不幸的典型人物。更可贵的是，在他的作品中雕塑了积极支持并参与人民群众正义斗争的正面形象。他的著名小说《善讼的人的故事》中的林先生尤为突出。清代财主志舍勾结官府，霸占山林，把贫苦人民置于“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境地。财主的管账林先生坚决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不惜坐牢牺牲，肝脑涂地，层层上告，直到福州省城，为人民打赢了官司，解除了百姓的困苦。赖和先生笔下这种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为民

请命的典型人物，在台湾当代老、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继承和发展的传统脉络。

第三，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的多样性。赖和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则不拘一格。他的作品采取鲁迅式的白描、讽刺等。而且“形式清新，文字优婉”。他的新诗《低气压的山顶》，描写作者站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八卦山头，独立在震天撼地的狂飙回旋之中，尽情歌颂那“毁灭一切的狂飙”，象征着埋葬旧世界和旧时代的人民力量，“并且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此外，赖和先生非常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洞察民心，吸取营养！他的《善讼的人的故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

赖和先生在青年时期受到祖国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所以他的全部文学活动均以反帝反封建为指针。他除了创作实践之外，还担当了几种报刊的文学编辑工作，直接指导和培育了一代抗日爱国作家。六十年来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流正是继承了赖和反帝爱国、为民请命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祖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赖和先生是不朽的！但是，我们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工作还在初创时期，对赖和先生的研究工作也还刚刚开始。今天，我们纪念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就是要认真继承赖和先生和其他台湾前辈作家的文学遗产，把他们的心血所创造的劳动成果介绍给祖国大陆的广大读者。我们欢迎台湾作家和大陆作家亲密合作，增加来往，沟通感情，促进交流，来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繁荣祖国的文学事业。

（一九八四年四月在北京纪念“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 忍看苍生含辱

## ——赖和先生的文学

林 边

### 一、历史的转折

十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航海运动，在提供了争夺财富的机会后，开辟了西方的新时代，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后所急速进展的资本主义，造成了西方权力的勃兴，最后使西方成为世界的主人，近代西方世界的权力结构于焉形成，而其首尾一贯的精神便是势力的扩张与殖民地的征服，这也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面貌。这种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向东方扩张，尤其是向远东进展后，随即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近代台湾的命运，列强的侵略震动了近代中国，也震动了近代台湾。

近代中国命运的改变始于鸦片战争，台湾也在鸦片战争以后陷入列强侵扰的危机局面中。一八四一年九月中旬英船进犯鸡笼，十月十九日再犯鸡笼，一八四二年三月五日英船骚扰彰化外洋；五十年代以后，英国屡次要求在台湾开港通商，采购煤炭，美国在一八五四年，同时有商人虾厘士 (Townsend Harris)，建议美国政府购取台湾，东方舰队司

令伯理 (M.C. Perry) 提出在台湾建立美国基地的主张；一八五八年开台湾府 (安平) 为商埠，一八六〇年开淡水，一八六三年再开鸡笼、打狗，从此台湾真正开放，列强对台湾展开垄断性的贸易，糖、米、樟脑的输出逐年增加，而进口则以鸦片为主，促使台湾一如中国本部成为半殖民地的社会。国际关系也自此更趋复杂，一八六七年有美国商船在红头屿遇难，船员被杀事件，一八六八年有英人康 (Horn) 的大南澳侵垦事件，凤山教堂被毁，教民被害事件，怡纪公司的樟脑被截留事件，结果，酿成英舰封锁占领安平，一八七四年又有发端于琉球漂民遭难的日本牡丹社进攻事件，一八八四年因中法战争，台湾也成为战场，法军封锁台湾海口。由于外患频至，清廷因而在一八八五年将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

十九世纪后期的台湾一方面是列强势力的日日进逼侵扰，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在台湾的生根滋长，因而使台湾取得了与中国本部完全相同的文化状态。经济上，“中国的移民，带来了当时中国同水准的生产技术，在台湾开展同水准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上，移植了同性质的社会结构，宗族制度已在台湾普遍建立，即社会结合关系由地缘结合渐渐转变为与中国本部相同的血缘结合，宗教上，尊奉的神祇渐趋统一，而这些神祇与中国本部各地区所共同尊奉的也完全相同，文教上，台湾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均快速成长，致使社会上的领导阶层由豪强之士转变为士绅阶层，儒家道德观念深入并巩固下来，其余如风俗习惯更是彻底的内地化，与中国本部完全凝聚成一个整体。

一八九五年日本占领台湾，结束了半世纪来列强争相侵扰的局面，然而台湾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关系，已置于殖民地

的统治、生产关系之下。日本所急欲施行的是对台湾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与确立殖民体制的统治“法律”。日本在占领台湾的初期，首即着手土地调查、山林野渚调查，确定土地所有权，并由创办台湾银行（一九〇〇年），而树立近代的、与日本合一的货币制度，这两大工作，可以说是日本在台湾实施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初步工作。一八九六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六三法”，建立了台湾总督能够立法的绝对权力，殖民体制的法律基础也很快就奠定了。

在资本主义化的情势下，日本的垄断性资本逐渐移入台湾，日本资本之进入台湾，初期只是采取国家资本的形式，通过总督府的财政支出，目的在扫荡台湾的封建残渣，但自一九〇〇年台湾制糖会社成立后，日本民间财阀的产业资本，乃以糖业资本为主体，在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大财阀的带领下，逐渐扩大，一切生产、交通及金融机关也一如政治都控制在他们手里，日本殖民政府更将林野调查以后取得的大量土地，拨交给日本的大企业，使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对台湾经济成了独占性支配的局面，而台民也就沦为他们的生产工具了。

生活在中原文化传统的台湾民众，政治上受到绝对的压迫，经济上受到彻底的榨取，这是半世纪历史转折的最后结局，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最具体的呈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长的台湾新文化运动，及构成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环的新文学，自始即担负了特殊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反省传统思想，检讨旧社会习俗，使台湾在文化上有所革新，以纳入于近代世界，其次则在政治上反压迫，经济上反剥削，以维护被异族统治之中国人民的生活权利和民族尊严。



这种批判与反抗的精神，正是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特点，也是历史转折下，文学所背负的使命。而这种文学精神的形成，实以“不但是诗人、文学家，同时也是真正的抗日志士”（杨云萍语）的赖和为先驱，他以冷静的思考，注视台湾的历史苦难和社会现实，以怜悯的心怀，忍看苍生含辱，以不屈服的意志，奋斗不懈，为台湾的作家树立了典范，也带引了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拓展方向。

## 二、赖和与新文学的成长

赖和，原名赖河，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彰化，这一年正是结束半世纪来的历史转折，陷入“仰事俯畜皆不足，沦作马牛膺奇辱。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弱肉久矣恣强食，至使两间平等失。”的历史悲剧的一年。十岁时初入书房接受“竹箠（板）先生”的汉文教育，日本设立的学校是不敢进去的，因为害怕“剪发”：

只有“剪发”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头髮不是随便就可剪去。虽然也不晓得是为着什么缘故，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象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所以学校就不敢去。

可是最后也不得不在书房先生屡次催促下，进了学校，学习日文，毕业后，有人劝他去做补大人（即警察），因为儿玉总督就任以后，已鼓励酌用台人充任警察，可是“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说起大人，简直就是横逆罪恶的标本，少知自爱的人，皆不愿为”。

一九一〇年入台湾医学校，决定了一生的事业，以后就在彰化开业行医，建立赖和医院，“医德很高，一生为穷苦群

众所仰望”，他给人的印象是“穿本地的短衣裤，留几根八字须，举动是质朴而有礼貌，说话更是谦虚得体，在表面上看他，是一位货真价实，有修养的乡下佬”。

一九二一年当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他是重要的干部之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传播现代医药常识，参加政治活动，讨论文化问题，“是中部青年中铮铮的人物，改革台湾的社会最热情的青年，有相当的抱负与觉悟”，可是就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这个身分而言，却使他先后被搜查家室，逮捕入狱，最后即因在狱中心脏病发，出狱后不久便去世。

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也开始练习创作，一九二五年八月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无题》，记述一位失恋青年的独白，在散文的形式中加上了诗的语句，被杨云萍称为“是台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优雅”。此后不断有作品发表，而且都以中文写作，这是他本人除了终生穿着“台湾服”外的第二个重要标帜。他的医业相当忙碌，“每天总有百多个患者包围着他”，因此写作时间都在“晚上十点钟以后，洗过澡，吃完了饭，又得执起笔来为删改稿件或自己创作而加班”，写作的方式则“是先用文言写后，改作白话文，有特殊处，再由白话文修改当时台岛用的话文”，可见他的用心之苦。

一九二四年末，“在北大受过五四文学革命的洗礼，而且年少气锐”的张我军发动了文学革命，呼吁大家“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因而造成了新旧文学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赖和也表明了对旧文学的批判态度，他认为：

一、各种学术多由时代的要求，环境的影响，而渐次变迁，或是进化或是退化。新文学就是在此法则下，循程进化

而产生的。

二、旧文学不屑与民众发生关系，而新文学则以民众为对象。

三、过去的旧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今天已沦为受人余唾的“痰壶”。文学是社会的缩影，在今天的社会里，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恐怕只有旧文学家。

四、旧文学大师们创作了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

五、旧文学家以众人所不懂为艰深，一字有来历为严谨，那也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将老媪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词曲，视为没有文学价值，也只自见其固陋而已。

就象中国本土在五四前后所进行的文学革命，为中国现代新文学奠定了基础一样，台湾的新旧文学论争也为新文学的创作铺了路。但是论战尽管进行得很激烈，在初期却鲜有人从事创作，实际上，“在民国十四至十六这几年，只有赖先生荦路褴褛地开始他大胆的尝试”。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都处在奠基期的阶段，发表的园地仅限于《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就这一点看，赖和实为使台湾新文学进入奠基期的开创者。加上当时《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是由他主编的，因此奠基期的文学发展方向，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日后的文学生涯中，他还积极的参加了《南音》、《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的编辑工作，“成为台湾创作界的领袖”。

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赖和发表了诗：《觉悟的牺牲》，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等三篇主要作品，

这三篇作品表现了赖和一生创作的三个主题，那就是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被屈辱的人民及弱者的奋斗。“旧社会习俗的败坏”表达了对文化革新、社会进步的要求，“被屈辱的人民”呈现了殖民地人民被压迫、榨取的景况，“弱者的奋斗”则伸张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服的精神。赖和以开创者的身分所表现的这三个主题，形成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奠基期的共同文学精神。奠基期的文学作品不外描写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佃户、农民、工人、小市民的困穷生活，旧礼教束缚下的痛苦，城市的黑暗面等，这种表现与赖和的文学精神是相通的，更进一步说，这种文学精神也正是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一致精神，那就是：

一、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了民族的对立，与政治的压迫，作品描述了被压迫民族的痛苦，充满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色彩。因此，以赖和为首的“汉文”作家，受到相当大的摧残。

二、是表达民生疾苦的。殖民统治除了民族的对立，政治的压迫外，更进行着经济的榨取，作家们正直而忠实地揭露了榨取者的丑恶面目，小市民、农民、工人的生活成为大部分作品的题材。

三、是抗议的。对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公不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形成了反奴役、反压迫、反榨取的抗议文学。

台湾新文学由赖和“打下第一锄，撒下第一粒种子”，在他的播种下，台湾新文学终于结成了美好的果实。由赖和而奠基期的文学而整个日据时代的文学，我们可以看到那一贯的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也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 三、被屈辱的人民

“剥尽膏脂更摘心，身虽苦痛敢呻吟。忍饥巢米甘完税，身病惊寒尚典衾。终岁何曾离水火，以时未许入山林。艰难幸有天怜悯，好雨兴苗滴滴金”，赖和在这首诗里表露了殖民统治下在台湾的中国人所遭受到的痛苦情形，经济的榨取是“剥尽膏脂更摘心”，政治的统制是“终岁何曾离水火”，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迫成了人民痛苦的两大来源。在统治者绝对权力的君临下，人民只是无助的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

在政治的压迫这一方面，与人民最有切肤之痛的是警察的横暴，日本所订立的台湾警察制度，除警察的专属事务外，还具有行政辅助机关的性质，换句话说，每一位警察都是台人的直接专制主宰，生杀予夺，操之一手，儿玉总督统治台湾期间，更酌用台人充任警察，一个残酷而深入的警察网就这样密覆着台湾民众，这种情形，赖和在《一杆秤仔》里说得更清楚：“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秦得参就是这么一个在历史的转折下，失去了耕种土地的权利，又复遭无理屈辱的人。在走投无路时，他向邻居借了一杆秤仔去零售蔬菜，可是却受到巡警随意以秤仔不合标准为由无理取缔，最后又扭他入狱，几经折磨后，他心里“总觉有一种不明的悲哀”：

“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

不若死了快乐!”他喃喃地独语着，忽又回忆到她母亲死时快乐的容貌。他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

最后，秦得参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同时，市上亦盛传着，一个夜巡的警吏，被杀在道上”。

《不如意的过年》更细腻地描写了警察的统治心理状态，“查大人”因为过年红包收得比往年少，心理上，“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查大人在愤慨之余，觉得有恢复他的威严的必要，于是接连几日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仔”。人们受到他严酷的取缔，“也如从前一样，很温驯地服从，不敢有些怨言，绝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这足以使查大人失望！他有时候故意在他所憎恶的，就是社会运动家所看到的眼睁睁的眼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这也使查大人心理，感到大大的不满足，因为不能罗织他们在公务执行妨害的罪名之下，可以做戒一下他们的愚蠢”。愤慨不平的查大人，几日来的努力，并不能使他的权力欲与威望得到满足，“他心头的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最后查大人竟将这股怒气发泄在一个深深畏惧他的无辜孩童上，“查大人自己，也觉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是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因为“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民众只好在无上权威的笼罩下，任凭欺辱玩弄了。

这种任意受辱的情形，赖和在《惹事》里作了最尖锐，最

突出的描绘。“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饲养了一群鸡。当权威成为不可怀疑，不可反抗的力量时，附着在权威左右或属于权威范围内的任何事物，便都成了权威的化身，无力的民众完全无法逃脱于权威的各种化身之外，甚至一群鸡也足可让人畏惧，只因这群鸡是权威的化身，赖和很深刻地掌握了殖民地政治情态中最凄惨的这一点，在《惹事》中有了极致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在绝对权威的压制下，人是如何微弱地在生存，该有的尊严，更是荡然无存了。这就是几度否认偷抓“大人”的鸡，而遭到殴打的中年寡妇的最后感觉：

她这时候才觉到自己是无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开始缀着悲哀的露珠。

当赖和将苍生的屈辱从政治层面移向经济层面时，他注意的焦点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上，而以糖业来说明榨取的情形。日本据台后，极力发展糖业，一九〇〇年以后，新式糖厂陆续成立，日本当局更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如为使制糖公司获得原料，便让制糖公司可以直接间接支配土地与农民，私地任其强买兼并，官地也任其植蔗，又令台湾银行对日籍糖商低利放款，以资调剂，结果糖业日趋发展，而台民之有土地与蔗田及小制造场者，因日人凭藉优越势力的侵占与排挤，莫不一一丧失土地的耕种权或破产，全部利益都被日本财阀抢夺。因“蔗园的经营，并非佃农，乃是制糖会社。佃农的地位，完全隶属于会社”，所以必然会使“蔗农非成为会社的债务奴隶不可”，是则台湾蔗农的穷困，产生了台湾制糖会社的隆盛，矢内原忠雄更进一步说：“甘蔗糖业的历史即殖民地之历史”。杨逵的《送报伙》曾经描写了会社

强征土地的悲惨场面，赖和也寄予深切的关注，《一杆秤仔》里的秦得参之所以落得无田可耕，就是因为制糖会社压榨的结果：“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蹩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蹩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糖的利益大，虽农民们受过会社刻亏、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上‘租声’向业主争蹩，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蹩去了。有几家说是有爱心的业主，肯蹩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的‘租声’，得参就蹩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

导致秦得参日后的灾难，可以说制糖会社的剥夺土地是主要的关键。一九三二年的《丰作》将添福所受到的玩弄完全以制糖会社为背景呈现出来，添福一心想着他的甘蔗今年收成好，会社订定的价格也好，除准赚钱外，又可得到会社颁给的超过规定生产额的奖励金。可是到了甘蔗的采割期时，制糖会社却发表了新的采割规则，大量剥夺蔗农的利益，引起了蔗农的骚动，甚至造成农民运动，在这时候，添福虽然对会社新订的采割规则，也有所不满，但还深信必会得到奖励金，“大家要去包围会社时，他也不敢去参加，他恐惊因这层事，叛逆会社，得奖励金的资格会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变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这一场小骚动，最后终于和解，等到正式收割时，会社却在磅秤上动了手脚，克扣斤两，农民秤得的数额与原定的数额，差距甚远，添福当然也在这种情形下被玩弄了，不但没达到预定的生产数额，而且连取得奖励金的标准都不及，再扣除贷款、肥料费、种苗费、利息，所剩已无几，一场美梦，就这样破碎了，



而受到屈辱的添福，也只能在私底下叫骂：“伊娘咧！会社抢人！”除此之外，他是不能再做什么了。

《可怜她死了》这篇小说中阿金的死亡也是因为经济压迫的结果而造成的，由于贫困，阿金自幼就卖给别人当童养媳，长大后，“看见将做自己的夫婿那个人，强壮活泼，也自欢喜”，然而不幸，她未来的丈夫却在一次罢工行动中，被警察殴打成伤，“回到家里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阿金再度被卖出去，给人当姨太，因而沉入了苦难的深渊里，终至落水死亡。

秦得参最后与警察同归于尽，受了惊吓的小孩跪在地上哭泣，中年寡妇被扭进了牢狱，添福受到了欺榨，阿金落水死亡，所有这些受屈辱、受践踏的人，不管是吞忍着接受现状，或是被逼得起而反抗，都是一群在庞大无情的权势下的无力者和无助者，赖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都是中国近代现代被侵略历史中具体而微的侧影，通过他们我们看到无数受屈辱人民的面相。

#### 四、弱者的奋斗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嘉义的二林爆发了日据时代台湾的首次农民运动，这就是台湾近代史上的“二林事件”，这次事件是因农民抗议林本源制糖会社的收购价格较其他会社为低而造成的。当天，二林蔗农组合的领导干部带领农民拒绝会社采收甘蔗，因而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在二十三日，百余名警察驰赴二林，逮捕涉嫌者数十人，“被检举者在二林分室先挨一顿拳脚交击的洗礼，然后押到北斗郡再受正式的拷问，其虐待凌辱非刑毒打，真有惨绝人寰的情况”，甚至有不堪其苦而悬梁自杀的，最后被起诉了四十七人。对这次

事件，赖和感到无限愤恨与痛心，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下了《觉悟的牺牲》这首诗，副题是《寄二林事件的战友》：

一

觉悟下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唉！这是多么难能！  
他们诚实的接受  
使这不用酬报的牺牲  
转得有多大的光荣！

二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谯骂、诘责

三

使我们汗有得流  
使我们血有处滴  
这就是说——强者们！  
慈善同情的发露  
怜悯惠赐的恩泽

四

哭声与眼泪，比不得  
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  
究竟亦终于无用

风是会静，泉是会干  
虽说最后的生命  
算来亦不值钱。

五

可是觉悟的牺牲  
本无须什么报酬  
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  
还有什么忧愁？

六

因为不值钱的东西  
非以能坚决地掷去  
有如不堪驶的渡船  
只当做射击的标志

七

我们只是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与  
虎狼鹰犬充饥。

八

唉！这觉悟的牺牲  
多么难能，多么光荣！  
我听到了这回消息  
忽充满了满腹的愤怒不平  
无奈惨痛横逆的环境  
可不许尽情地痛哭一声！  
只背着眼睁睁的人们  
把我无男性眼泪偷滴！

## 九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这首诗是赖和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写成的，他对所谓的弱者因此有着相当深刻的感受，他深深感到弱者的哀求，所得到的赏赐只是横暴、摧残与压迫，弱者的劳力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嘲笑、谩骂与诘责，弱者是什么？弱者“有如不堪驶的渡船，只当做射击的标志”；“只是行尸，肥肥腻腻，留待与虎狼鹰犬充饥”，弱者就是这么容易被蹂躏，被吞噬。然而弱者并不是永远甘于被蹂躏，被吞噬的，通过觉悟，弱者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起来反抗“虎狼鹰犬”，这种牺牲是觉悟下的牺牲，觉悟的牺牲，“本无须什么报酬，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还有什么忧愁”？他对“二林事件的战友”的反抗行动寄予最高的敬意，因为他们诚实的接受了觉悟，使这不用报酬的牺牲，变得无限的光荣，他说：“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光荣！”

赖和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就是“弱者的奋斗意识”，这种意识就是虽然被压迫、被屈辱，但不哀求、不乞怜、不屈服，在必要时，可以起而反抗，置生死于度外，这种意识同样也是弱者为公理与正义的寄托，是弱者生存的希望，这种意识成了被统治人民不屈服于统治者的共同心态。

赖和的弱者的奋斗意识所以显得气势昂扬，是因为他不只强调了不屈服的意志，而且还鼓舞了反抗的意志，也就是

说，他兼具了隐忍与抗议的两种精神。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为哀悼雾社事件而作”的《南国哀歌》，就是在发扬弱者的反抗精神 ..

兄弟们！来！来！  
来和他们一拼！  
凭我们有这一身  
我们有双腕  
休怕他毒气，机关枪  
休怕他飞机，爆裂弹  
来！和他们一拼！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描写在黑暗中艰苦前进的心理状态的《前进》，可以说是赖和对弱者的奋斗意识最鲜明的颂歌：

他俩已经忘却了一切，心里不怀抱惊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种的直觉支配着他们——前进！

向着前面不知终极的路上，不停地前进。在他俩自始就无有要遵着“人类曾经行过之迹”的念头。在这黑暗之中，竟也没有行不前进的事，虽遇有些颠簸，也不能挡止他俩的前进，前进！忘了一切危险而前进。

赖和的奋斗意志在这首颂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是这种奋斗意志维系了民族的生命。

### 五、此生遗恨

赖和一生都以中文写作，这是他坚强的民族意识的表示，在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他更撰写了一幅挽联，和一篇吊辞

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敬意及对祖国的关怀。挽联为：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 依然同室操戈 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西联盟不能实现 长使天骄跋扈 九泉遗恨定难消

吊辞为：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大同和平的梦境中  
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  
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  
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  
明白到有自己他人  
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响吗？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  
建设的亦在途程上  
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  
生命也自永远无穷  
先生的精神永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宙拆  
海横流，山爆烈  
永劫重归  
万有毁灭  
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在异族的统治下，他怀有强烈的祖国之思，这是最高贵的民族情操。

一九四一年，由于战事的拖延，日本更加强了对台湾的统制，尤其是对思想和知识分子的约束日益严苛，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赖和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半世纪来个人与民族灾难的愁苦，在狱中一并泛滥于心中，无可消释的一片苦情，只好藉念读心经来排遣，然则“可恨我所触多是愁恨之根”（狱中日记，第三十日），心灵的安慰也不可得，而家事的担忧更让他心焦志灰：“父母的忧愁，妻子的不安，家业的破灭，苦楚凄凉一齐溯上心来，真使我要发狂，好几次暗诵的心经也总不能镇静此心的妄想，此情的悲苦”（狱中日记，第二十日）。有时悲从中来，“……益觉凄楚怆然，几次流出眼泪，这无期的检查，直使我感到破灭绝望”（狱中日记，第二十五日）。他也回想起他所从事的政治社会运动和平素所抱的不平不满，也提起了穿“台湾服”所引起的麻烦。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身体状况的转坏，在入狱的第二十一天，他已感到胸部的压迫感，在第三十七日，“心悸亢进发作”，他自己猜想是得“狭心症或心囊炎”，若“万一突然起心脏麻痹，就是最后了，所以对于家事的整理，不能无所计划，就写在别纸，有似遗言状，自己亦觉伤悲”，当他想到“在此中不用药可得好吗”时，他不禁叹道：“我的生命啊！”到了第三十九日，他更是绝望，深觉“看看此生已无久，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

最后，虽然出了狱，但身体已大衰。在狱中惊魂之后，他看出了日本这个侵略者的最后命运：

日渐西斜色渐昏  
炎威赫赫意何存  
人间苦热无多久

## 回首东方月一痕

可是他还是无法看到大时代的来临，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因心脏病发，与世长辞。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他提掖并且引导了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发展，象守愚、虚谷，尤其是杨逵，都深受他的影响。他一贯地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人类事物，并将之呈现、分析、批评；他也了解到人类事物的复杂性，环境的变化、性格的矛盾，都足以产生人与人或人与环境间的微妙关系，因此他不赋予人物固定的思想和行为，他只是以悲悯的胸怀呈现出人物与环境间的各种可能性，这是赖和文学的最大成就。可是他也不会让各种可能性任意四散发展，他坚持奋斗的意志，以不屈服和反抗的精神来统一各种可能性，使这些可能性有一个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是赖和文学的最可贵精神。要了解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当以了解赖和的文学为始，因为赖和可以说是一个先驱者、一个指引者。

（本文为《赖和先生全集》而作，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





赖和短篇小说选

本社编辑部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87,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0225·008 社科新书目：109--116

定价 0.53 元



859643



社科新书目：109—116  
统一书号：10225·008  
定 价：0.53 元